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八

大
四
年
三
月
元
日
後
五

四月十七日復蔣蕪泉中丞

同治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五月三日致劉省三軍門

同治六年

五月七日復鮑花曇學使

同治六年

五月十一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五月十九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五月二十日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六年

五月二十二日復潘琴軒方伯

同治六年

五月二十七日致劉省三軍門

同治六年

六月朔日復丁兩生方伯

同治六年

六月六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六月八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六月十三日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

復潘琴軒方伯

六月十五日復錢調甫觀察

同治六年

七月朔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七月五日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六年

七月五日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

七月六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七月八日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

七月十四日致錢調甫觀察

同治六年

八月五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八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復曾沅浦中丞

九月六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九月十八日復張子青漕帥

同治六年

九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十月四日復張振軒廉訪

同治六年

十月六日復張子青漕帥

同治六年

十月八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十月九日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

十月二十四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十一月十六日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

十一月十八日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

冬至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曾相

同治六年

小除夕復陳壽卿侍讀

同治六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八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八

桐城吳汝綸編輯

四月十七日復蔣蘄泉中丞

同治六年

讀來示於剿辦曹冲客匪軍書旁午之際尙蒙遠慮中原統籌西域大勢瞭如掌上虜形盡在目中碩畫公忠欽佩曷極自來辦流寇無善法明末張李掠脅最衆而到處攻寨踞城官軍似可措手乃以兵單餉竭卒致大亂嘉慶初年教匪但流於川楚鄖漢之交山險叢雜賴堅壁清野以成功地勢較易爲也捻匪自咸豐六七年間起於淮北揭竿徒手動輒數萬一戰卽潰勝袁諸帥忽剿忽撫未從本原上用功僧邸繼以滿蒙鐵騎躡之撲滅數股羣捻驚慄又未克妥善安插致張總愚任柱諸酋疑懼西奔勾合竄陝髮逆嗣陳德才馬融和等數十萬衆由漢中竄豫畏邸帥之逼幾盡降矣爲國瑞等所持賴文洸一股與張任各捻復死拒官軍僧邸數敗

殞於曹南擒賊皆百戰之餘迭獲官馬自知罪無可追勢遂愈張曾侯接辦初創四鎮六游之議控扼豫東皖形勢似爲得之實則主守而未甚戰以東南攻守之師處平原散漫之地當萬騎剽殺之賊舍此亦無下手處去冬張任兩逆分入秦楚迄今六月距四鎮漸遠我軍不得不分馳追剿疲憊之餘勝負數見然賊未忘情於老巢不久當復回中原千里平曠無要可扼賊一流至如水銀潑地各疆吏雖有號知兵者不能令毋闌入以鴻章綿力而欲易置重臣徒任怨忌恐無把握焉得如公者數人布列中夏使不才得收犄角之助耶豫魯民寨林立牆濠頗堅屢屬地方官整頓聯絡或視若隔膜或以紳強民橫罷議如能實做堅字清字誠行軍之大助矣近值賊情祗顧曾負固餘衆饑走勞怨多願降者鄙意圖合兵力趁地勢蹙之設法解散分投安置庶有了期但須天心人事有悔禍之機數月不雨麥枯禾萎似非佳兆殊增悚懼祈高明有以開益之季帥頃抵襄

陽數書往復尊議請寬時日 內意似亦不責速效季帥終能勾當也曹
冲何時竣事果臣軍門何時入秦閣下力顧大局事事代謀同聲感賴
四月二十八日上曾相

二十六日奉二十日手示敬承一一前敵准軍月餉經吾師竭力經營洋
稅二成鴻章上年屢商總署截用復函動色相戒茲竟奉 旨允固由
天鑒忠誠亦疏稿剴切有以致之也今歲九關當不甚缺但望提早趕解
筱兄抵任後楚鹽另籌整頓或於淮鄂均有增益枯旱至此數十年所未
有黃河以南麥收七八成計可保護入秦聞亦數年所未有惟淮南稻未
浸種河北麥已乾死亂機漸長可憂甚大任賴等股二十二三日竄入南
陽新野境內東西趨向未定省三由棗陽追出沿途饑乏過甚恐不得速
海齡已由信陽趨宛郡仲幼各軍均須來豫暫息俟賊竄東再調追剿民
饑則賊亦饑此揜似不至大亂但殄滅總無期耳質堂留鎮蘇滬昌歧北

赴徐濟兩有裨助馬德順到口察其材器可爲騎將已飭帶勳字馬隊三營渠尙欲得順字營爲親兵鄙意因壽卿遠役苦戰不忍奪之或另檄壽卿照數募補而以原營與馬鎮則呼應俱靈不過暗增餉額卓裁如以爲然乞會敝衙咨行騎隊煩難雖良將祇可統二千人不比步隊敝部現惟銘軍有馬隊二千數百已成勁旅賴善慶陳振邦二將十二日黃安之捷善部追賊四十餘里與幼弟一軍接氣其確證也弓箭自可兼用勇丁身手都非素習卽黑吉騎兵近喜改箭爲槍專用實有流弊馬上雙響短洋槍最利無論刀矛槍箭腰中兼帶此物面而應敵業飭滬局設法多購矣霆營將領力保宋長慶而詆婁峻山竟有霸持之意該軍習氣過重如唐譚曾陳諸統將飛揚跋扈理論情遣頗難調停春霆病勢雖棘回武昌後調理漸愈不知能否再統峻山到甯祈與妥酌鴻章未敢贊一辭賊或由南陽竄鄖漢擬請霆營就近堵剿亦不敢望其東來也統將未定本不可

以遠調朱劉二將聞不能俱來黃郡皖西有五千人必可自守郭子美挈家舍身來投

五月三日致劉省三軍門

接二十七日新野手書敬悉一一閃風來馬勇不歸大隊誤爲霆軍所傷宋長慶仍許辦棺僕馬自應免究以示大度包容該軍回樊城宜進何路望籌度賊情見示以便檄調也尊意二十八日至鄧州似可追上一擊據南陽各屬探稟賊已趨鎮平內鄉一路似有竄商雒潼關之意或在南召魯山嵩山深處歇夏皆未可知宋祝三二十七日至南陽擬進鎮平海船二十六日由信陽拔赴泌陽計可由宛東兜截均與尊處通信約會否貴軍擬賊竄陝卽追出荊紫關回駐南陽如賊竄東則緊躡而北可謂老謀勝算前批令若賊西去追至陝商而止亦此意南陽是西路扼要賊入陝則不可不屯重兵也現在賊無定向貴部月餉與藝芳商酌仍代解送信

陽由營探交尊麾有一定駐紮則可由敝處專員派車逕送行營望隨時酌定飛函照辦可紓遠慮唐定奎已到營否希妥籌位置駱國忠來細詢近狀饑苦可念惟行隊總不整肅吾弟又喜匹馬亂衝朝夕不與統將營官會商吩示終恐倉卒之際爲賊所乘恬系曷已善部出隊後打仗果能得力卽照黃旗章程由淮所月加九百餘兩尙不甚多或由尊處援章請給仲幼各部尙未回豫

五月七日復鮑花曇學使

久不通問執事弭節彭城無緣一晤來諭以詭道奇計見喻想見智慮微密不名一長垂念故人而期其成功忠告善誘感企奚如捻逆狡猾善走我軍急進則疲乏或爲所乘輜重或爲所掠又彼可到處擄糧而我須裹糧前進迫交鋒一不敵則轉瞬數百里若不避兵而肯與我戰則火牛燧象札刀之類或可乘間施之古人皆用此當野戰大敵捻乃賊中偷兒也

人中怪物也吾與兵將不幸而遇此磨難終須就地勢蹙之庶有結束三
盟騎兵自是勁旅但無可調其都統營總輩多畏蒞難節制自漢唐以來
中原騎卒禦朔方健兒孰非募練而成捻馬亦南人仍在練之何如耳頃
賊由汴東趨閣下適已試竣赴通羽扇卻敵豈關文運久旱苦饑捻所能
到之豫魯徐淮麥收獨熟江淮以南稻未浸種民卽不變爲賊其餒爲鬼
矣搔首呼天撫躬憂國盡瘁而已前承代請封敕便中望賫交爲謝
五月十一日上曾相

近日軍情迭經咨報任賴狂竄入東銘軍日行百里宋慶日百五十里皆
望塵不及沿途人馬渴斃及新擄湖北難民逃散極多處處避兵急走若
東省運防兵將稍能立足河水雖涸一聞不過再撲便難但慮丁公輕於
出隊易於沖動耳懸系良深琴軒追過巢單日內未聞行抵何處省三計
至曹縣渠先倡議分守舊黃河北堤查勘自徐至蘭儀壩頭四百七十餘

里隄高一二丈不等豫軍張宋願守蘭考至曹縣百五十里其餘三百二十餘里以五里一營計之淮軍略可分布惟兵難驟集賊已旁突又恐東省運防難恃省琴以游擊太苦終無歸宿力求得辦且辦擬催良勳開鳳各軍來周口察商如不甚疲敝能至大堤駐防歇夏即使無成亦於大局無損盛開鳳三軍明日可到仲良又欲乞退初六七日始與勛營由宋埠啓行待來時又誤期會剿捻之軍轉戰奔馳文員竟不濟事也鴻章俟仲良幼弟到此一晤卽赴豐碭若賊已南竄移駐徐州就近調度昌歧諒已北來彼至清江宿遷一帶運防較可放心屢次密雲迄無雷雨天象可畏聞吾師步禱多日金陵已得甘霖否筠仙乞假未准似難辭脫渠意固甚決絕竊揆 朝論或將以洋務借重雖使其發端也蘇松宋鎮甸南利心頗重所稟吳淞參將陳皋亦非好人應否兩撤之釐局蒯道來函附呈鈞核

五月十九日上曾相

昨閱 廷寄敬審晉位中樞至爲欣賀頃奉十二日手示祇承一一任賴
捻股初八日過闕考初九日至曹縣初十至城武定陶十一至鉅野十二
午刻遂由鄆城梁山至戴廟過運河鴻章先以濟甯以下南陽湖淺涸爲
慮丁稚璜數月無信忽接五月初四初六日兩函亦恐南陽兵單謂新店
濟甯以上東軍可自任也乃賊至戴廟時僅數馬賊入牆搶軍裝並擄統
領王心安眷船搭橋濟渡是豈僅由運水淺涸之故吾師兩年經營此局
驟於一旦鴻章咎在不能剿賊似不便爲疆吏更任疏防之咎昨已具疏
直陳矣省三琴軒甫抵單縣聞有此失先後拔往濟甯鼎軍十七日當到
其力止能守濟城須銘軍續到再議進剿東平汶上曲阜滋陽皆有賊蹤
將來東三府及蘇之淮海蹂躪可知殊深悚懼仲良幼弟已抵周口值此
軍情緊急難遽更張擬令仲良隨鴻章赴沛甯幼弟赴徐州宿遷分布扼

紮視賊趨向再行調派省琴復申反守運河西堤之議渠等節節進犯期
蹙賊於登萊海隅再進扼膠萊河以困之姑存此說而未必做到若以運
爲界則河東八府二州之地汎濫無涯何術可制從前鈞示曾及之鄙見
亦不以爲妥也鴻章本日冒雨啓行而雨意甚濃泥濘數尺先至宋郡候
仲良軍到並察賊蹤再定所向盛開奇三軍十八以前均至巢單堤上鳳
軍二十一日可抵徐州助軍暨留周口該軍四月十一之戰先據仲良函
報小挫尙易復元嗣良勳會稟接仗情形照敘摺稿彙入他軍勝仗以其
無損大局卽另提小挫亦未可遂加嚴劾承鈔示親兵營幫辦信稿與此
間所聞微有異同勳營將弁皆云軍裝輜重退後保護惟被擄殺之弁勇
洋槍矛械失去面詰仲良亦無異詞且稱各槍隨帶五十藥捲實已放完
不支乃敗良軍接隊立卽站住是日打死監白旗悍賊與我軍等故十二
日銘軍一遇賊不戀戰卽折回也軍中之敗如殺傷相當與未戰卽退甫

戰卽敗者似少有間鴻章何敢代部將掩飾但須深諒其敗時情事何如耳各軍勝敗難保無稍虛浮此亦古今通病仍以有無關礙大局爲功過或較平允沅丈與筱兄來書皆以霆軍蹙令分統以殺其勢徐謀更張譚唐兩將打仗極勇斷不甘爲人下二劉不足制之鴻章馬首已東力難分顧尊意盡撤另招卻甚爽快而未必可洽可問婁君有把握否無論應撤應分求卓裁挈銜爲之

五月二十日復李子和中丞

十八夜接奉十七日手示敬承一一守隄各軍將齊賊先由東平戴廟過運東軍竟不能爲一日之守全局震動完善被擾丁公有愧丹翁多矣琴軒十四夜赴濟省三十八日續往渠等擬逼賊往登萊海隅再扼守膠萊河局勢較黃隄尤緊但不知賊肯往否反守運河西隄之議在滌相督師時卽擬此著今惟以運防爲外圍偪入膠萊爲裏圍合東豫淮皖四省兵

力或可做到事勢至此卽逐賊出運西亦無了局省三欲求張宋兩軍暨守開河以上至申口百五十里杜其回竄仍作爲出境防堵俟賊入膠萊請祝三往幫敵處再籌替防執事公忠好義全局在胸未知能否允行乞核示鴻章十九日啓行二十二可至宋郡俟仲良軍到如賊尙在東境當赴濟甯暨駐屆時尊麾或可移宋也手肅奉商

五月二十二日復潘琴軒方伯

戴廟之失僅馬賊數十真如兒戲聞之憤恨填膺十七日 寄諭丁中丞交部嚴加議處東省糜爛兵餉交棘殊代焦灼聞第十九日自濟啓行由滋曲赴泰安而賊已先由萊蕪入青石關其至青州無疑貴軍似追不上省三在濟甯候餉更瞠乎後矣兄所負於東人者先調吾弟至尉氏然弟卽在濟亦無救於戴廟久旱河涸此天數也東軍疲散而又分顧下游此人事也劫運正熾賊必先掠登萊青繼由沂淮海而出宿遷濟甯運河明

矣吾輩躬逢其厄軍務愈辦愈壞憂心如焚寢食俱廢弟與省三皆力持反守運河西堤之議爵相前曾駁過似甚平實無論兩省地段五百數十里東岸長牆難盡毀西岸長牆難遽脩則一隙之疎已虧全局即使合數省兵力刻期能就竟限賊於東蘇八府二州之間袤延千五百里處處富庶層層山嶺須費幾多兵力賊亦安有窮時如湖北德黃安襄四府任賊盤旋五月無法可制其前鑒也若任賊復乘間出既久擾地方卽徒參殺人其有濟耶省三與尊意皆以擠賊過膠河卽會合東軍堵住使其一入不得再出洵是上策但恐彼未必肯深入或一入卽出我軍前後尙不得齊又聞膠萊河大半淤塞南中湖河俱涸山中小河必久無水興工築牆亦須時日賊能安然靜守羅網之成耶聞咸豐末年捻由登州卽墨高密山險南竄日照賴檢卽守住膠萊河亦難保其不外溢若終竄出地方之害已深兵力亦追不及此皆不能不過慮者事已至此兄未有不急求制

賊之策有三說焉兄現調仲良海陵兩軍來濟甯蹙紮休息並緘箇子和中丞酌派張宋紮開河以上未知允否又令舍幼弟赴徐州宿遷均於運河西岸蹙紮爲遠圍之勢吾弟與省三東去兜擊步步穩慎或偪入登萊察看膠河果否能守可守則認真分紮不可守則放出海頓淮軍開奇風由宿遷兜進貴軍與銘軍由沂州兜進或蹙之於裏下河之外東海之隅如又不行追過運河再議辦法凡事皆有許多難處況極僥倖之賊當完善之地疲敝笨重之軍不敢謂遂有把握足下與省三儘力籌辦臨機應變如有妙法真好圈套飛致敝處助力其能說而必不能做到者仍三思見示兄今日至宋郡月底至濟甯

五月二十七日致劉省三軍門

頃行抵單縣聞廳部尙屯濟甯自係待餉未發日來餉已到否賊蹤迅疾何日竄抵青州是否由濰縣逕趨萊州琴軒與東軍緊追或不敢深入登

州則由諸城安邱下竄莒州日照而達郯贛皆未可定丁稚璜咨請麾下由滕嶧沂州繞進莒州不過五百餘里視由濟甯往濟南青州七百數十里既省時日又可兼蔽南路甚於大局有裨兄昨咨復丁公未便逕允以吾軍非彼所能調然機勢實不錯也兄雖調董梧軒沈仙槎進沂莒計伊等料理啓程及到沂莒總在半月貴軍進發尤可尅期卽賊南竄必能迎頭攔截堵回莒膠而鳳奇繼進可備分路分支之用皖豫協守運河業經奏明辦運防非東人所願守膠萊則人皆願望兄當壹意籌辦弟能將賊堵入東境一月運防必有端倪屆時如賊往登州再籌分兵協堵膠萊現計費部及鼎奇鳳四十七營以每營三里計之約可守百五十里東軍再分百里所欠不多若每營五里淮軍可二百三十五里矣聞膠州至掖縣陸路二百里河路迂曲近三百里淮部東部可先敷衍兄俟運糧就緒添人往幫則愈辦愈結實或謂膠萊河多淤涸可於河外多挖路濠深溝或

扼要掘梅花坑以限賊馬亦是一法乞與琴軒相機商籌如膠萊之防可
靠則運西淮軍全數挪進更替入登州游擊真是平賊機會先難後獲當
共勉之張宋不知何日到開河兄與仲良月底准到濟

六月朔日復丁兩生方伯

蒞任三月興利除弊游刃有餘固見才力精到亦由大藩財賦強也不請
朋友則案牘之勞可知嚴懲蠹書下逮卡員司事州縣書役綜核之密可
知今之寬厚者率屬人至清則無徒察見淵魚不祥二語所惑足下默參
之果無徒而不祥乎無徒亦不過獨立不祥亦不過拙宦然自到蘇後止
聞譽聲未聞謗毀是公論尙在人矣庫存二十萬此數年未有之前請
侯相飭臺提撥二十萬有令執事與釐局籌解十萬之說是否已由前數
內酌撥四月十八九以後各處皆得透雨吳中諒亦霑足歲收當可中稔
地丁增至二十萬之說必操左券能盡濟餉否目下情形似不可以每月

二萬爲定或隨時加提另解容再緘商侯相所論地方釐卡劣員洞見癥結曹益之操守本不敢信乃竟月收截費數百串真爲貪鄙應嚴參以儆其餘金鴻保亦從前漏網並斥逐之爲幸奪撫轅親兵一百與藩署恐招怨忌但蘇屬平靖已久何須三百親兵或由尊處稟請雇募二十名爲護庫查卡之用於釐局開銷當無不可捻逆竄過運河兄尙在周口敝軍援鄂尙未到齊乃 廷旨不深責東撫之疏失而屢斥鄙人之縱賊所謂擁虛名而受實禍者二十四日宋郡一疏擬反守運河進扼膠萊蹙賊登萊海隅諒已閱及銘鼎奇鳳各軍並進賊已直趨萊州早遲或可辦到望足下密商敏齋等在滬購米將來由海船運送膠州口以濟軍食兄已於二十九日至濟甯

六月六日上曾相

奉二十八日鈞示敬聆一一倒守運河之議先未敢決省琴各三函力勸

省三且以去就爭西林來書願率全軍以從不得已而定計鴻章向尙能斷於此大利害不覺戰栗既斷卽期於必成矣子和始欲派宋慶助剿旋見咨奏不得不遵張宋近甚要好較皖軍差強到濟後派定地段豫軍尙可騰出五千人助剿惟淮軍認段過長擬調臨淮三營補其隙自韓莊至宿遷計兵數可稍敷用宿遷下至清江水面寬深而子青楫置不問萬一有急西林當倒守成子河也下河門戶射陽湖足可扼斷已屬昌歧察勘將來宜調歐陽鎮陸兵助之丁中丞奮往廓落軍務實係外行戴廟團董控訴官軍通賊接引過河槍礮未開洵可痛恨茲又屢請銘軍赴沂州假稱就地殄賊乃欲驅賊出境守運固非所願扼膠萊亦不樂聞鴻章祇有孤行己意置成敗毀譽於度外卽言路糾彈 廟堂斥責謹遵師諭耐煩而已琴軒初二日函鈔閱沅丈筱兄允借譚劉萬二千人出境如膠萊能堵卽調鄂軍替紮運西騰出兩枝馳往併力惜霆軍正議變通萬難調動

耳譚竹翁過此與言酌撤靈營六千人渠動色相戒謂貽鄂患鄂中復信何如念甚童道經辦報銷竟有向委員索借之事作梅向未談及昨方令其將蘇局尾款結清卽行給咨宋國永前稟閃鳳來滋事一案實因靈營誤殺該馬勇二十餘名搶去馬五十餘匹不得不變本加厲左帥誤聽一面又惑於劉克庵之譖致以五代藩鎮相訾省三營規尙肅追賊過速城寨多閉索糧爲炊情所難禁似不至如左公所云然鴻章則聞流言而知微懼矣蘇局釐務子永丈願往否永翁老練精細當不爲地方所鄙棄否則客主之間易生猜嫌乞商詢之鴻章意中無人如永翁不願或令心泉往替但情形生而才稍短乞酌辦兩生函稱地丁積有二十萬欲得護庫親兵數十名屬其稟商函丈敝處遇有緩急不時之需再當商提膠州存米乞飭催

六月八日上曾相

頃奉初五 寄諭以劉英兩帥之奏 內意允守運河鴻章敢放手爲之
蔭翁欲撥直兵數千協防東運昨聞振軒至張秋勘河已屬其來濟一商
如果黃河可靠畿力可分或將戴廟至沈口二十餘里分與直軍湖北譚
劉萬二千人昨已咨調七月初計可到防擬替出良盛兩軍由鴻章帶赴
前敵進剿惟膠萊相距約三百里銘鼎鳳奇步隊卽能齊集僅二萬三千
人恐扼不住則必由莒沂南竄清江防軍萬人未始不可自守子青怯懦
調度亦不中肯不過能保浦城北自桃源衆興至三閘南自淮關至阜甯
不可無備或謂竄入裏下河水套賊必易滅淮阜一帶賊亦斷不深入固
也惟師節所轄餉源所係豈容一隙之疏 廷旨令調江浙兵該兩省似
無可調如有可調乞卽核辦拙見擬請師門巡檄王鎮可陞五營於淮關
至淮城一帶擇要堵紮使不得由運河東堤下竄歐陽鎮陸兵四營分紮
阜甯城圩及范公堤皆深溝堅壘使不得闖入裏下河並請臧商漕帥令

其布置三閘楊莊一帶使不得渡運越入湖堤則江北根本固矣卓裁以爲然否張捻東趨亦最可慮所留霆軍八千餘人以備鄂豫邊防似不可少況須遣撤他營應資坐鎮婁峻山五千人若早招齊令至淮陽一帶擇地駐紮操練尤壯聲援運防若成斷無再任竄出之理黃州可無設防均祈酌辦兩生二十九日來函附呈敝處已扎提十萬以備緩急求鑒允之兩生親老病革設有事故可否覓派眉生代理仍奏明百日滿後署事籌餉馭夷實不可無此人也

六月十三日復應敏齋觀察

豆禁大開沙船及釐稅必又大損總署不肯力持兩生乃以煙臂當車又因總署迭次追咎並不肯與聞洋務褊心耶巧卸耶昨譚竹崖過濟與言小輪船必須固爭渠以派人查勘河道卽爲外間轉圜地步豈知一查便不得了仍堅阻之爲幸約固不能不換但求勿添條教尊論激切當不至

招內忌當官亦無庸避怨忌也兩生吏治整頓漸有起色其太夫人病已愈否蘇局不可無此人思之焦切東軍勾賊過運 朝旨株連鄙人與豫鄂兩撫督師無狀分應咎責若使大家努力過甘獨任功則歸人事胡不濟茲擬以運河爲外圈膠萊河爲裏圈先堵其不他竄而後抽隊進擊皖豫畿鄂協守運西之軍陸續商調均可應手銘鼎奇鳳四軍將抵膠萊與東軍聯絡分紮冀賊盤旋登萊半月吾謀可成未知天意如何前檄滬上購運米石兩生諒已詳致已否起解登萊十三縣半山半海賊騎無可馳騁但慮急則乘桴而逃或結夷爲援膠防若定擬調鄭立峯鳳山兩營用輪船浮送烟臺在之罘山後扼紮深溝固壘以防變態如嫌力單再由此間籌添一二營望密屬立峯預爲準備放膽任事爲要又擬由滬籌解洋藥鉛丸銅帽皮紙洋莊大小礮位及合膛鐵子雇海船巡運膠州備膠東堵剿之用望屬芝田品蓮等妥細籌辦現在膠州者係鳳軍董鎮鳳高奇

軍沈鎮宏富開軍亦卽續去卽使此次諸軍未齊賊已竄出運防大致周密弟必督軍兜剿驅至登萊絕地膠州儲備斷不可少俾各軍就近取攜甚便也

復潘琴軒方伯

昨奉初七日手書知賊仍在卽墨盤旋中丞已至膠州憑河扼守能杜回竄否 諭旨責備綦嚴劉蔭帥奏議與此間辦法亦同但冀半月間賊不外竄諸軍分段趕緊興辦此局或可有成至爲翹系僧邸前辦連鎮淄川長圍關係借資民力力戒騷擾紳民當亦感奮或酌給工價或勸諭富紳事竣給獎兵民交助可速集事祈商之中丞飭辦吾弟亦地方大吏便宜行事無論要錢要保舉兄必擔承各營先分築壘樹柵月牆長溝皆可咄嗟立成先圖限賊大隊驟馬然後再加細工長牆日夜兼營又慮五更以後露涼睡熟賊乘隙來偷如王心安戴廟故事不可不防仍須用湘營五

鼓站燭舊法以期嚴謹當此聚精會神之時諸將士格外勤勞格外細心
精誠所積金石爲開事未有不濟功未有不成也地段太長兵力甚單東
軍尤不可靠若人已散布工尙未就而賊來猛撲最易失事應如何虛虛
實實策應保全之法弟與省三諸君妥酌奇鳳兩軍十一日自沂州前進
至膠似須望日望時時與之通信酌示辦法現飭開軍由此路進發不知
何日啓行運河長牆已有五六分工程軍火存青州者已委崔令遁輩料
理並飭劉含芳軍械移往臺莊距沂不遠上海米船不日當至膠州
六月十五日復錢調甫觀察

各批餉銀軍火陸續解到尙無遲誤惟濟局因近來淮軍罕到琴軒遠出
各項存儲太少一旦諸軍雲集肆應不遑萬不敷用米石已爲各營借完
軍火日有領撥咄嗟立盡視徐所繁簡迥殊仍祈將浦局現存米糧子藥
酌量分起勻解多多益善蘇甯滬各所近多疲玩望隨時嚴催之琴軒商

請預儲軍火於沂青二郡膠河守住則爲後路賊若回竄則爲適中僕已
派崔令解若干赴青州又飭劉含芳移赴臺莊爲挪往沂州張本劉丞巧
滑乞代妥籌一切又派葉清臣吳炳輝赴膠州設局緘屬應道劉道於滬
上籌辦米糧軍火由海道運入膠口以備膠萊防軍及東三府游擊之用
此皆不可不及時圖之未知各處能應手否省三十一日過濰縣函稱賊
於初九日由萊州竄向東北似膠萊河防尙可趕辦但地長兵單到處城
寨閉關絕市卽麥麵亦難購濟若再添隊饑乏堪虞此間河防大致就緒
鄂軍月內可到僕又緘商馬中丞酌調浙軍五千助守宿遷至桃源客軍
有轉運過浦者求代照料正所速移清江爲是

七月朔日上曾相

奉六月十七日鈞函敬承一一鴻章二十二日由濟上至沈口巡視運牆
大致就緒惟雨後坍塌處正在修補河水正漲賊至必可固守秋後水涸

則須加意布置二十八日回濟連接丁中丞省三來函均云東軍尙未調回膠北尙空十餘里而賊已由卽墨窺撲正深焦慮茲接琴軒二十五日來函鈔呈似東軍已回各軍牆工漸集若待至月初宋王兩軍續到聲援較壯或稍放心鄂軍譚劉等沿途雨水恐不得速亟盼七月半前到濟籌替良盛前去鴻章當親往督辦未知此兩旬內賊情有無變動耳王歐二軍橫紮阜甯至淮城究係有險可扼皖軍移紮至宿遷以下之仰化集若浙江五千能以應手自仰化接守至桃源秋後漕部專守王營至楊莊雖係難湊究可分段責成穀山尙無復信未知允否舍幼弟以十九營分紮自貓兒窩至韓莊百七十里亦太喫力如膠萊不守擬調董鎮附益之如膠萊守住則須陸續抽調運防前去並辦事勢至此祇有踏實做去成否聽天而已自保定至京迄未得兩直省臬匪因饑煽亂囑聚千人已飭振軒所部回顧大名未便遽移守運荆紫關空虛朝廷責之鄂軍鄂無可

調能否令宋國永帶霆營就近移紮則鄂豫門戶較固運防亦無後顧之虞左帥在靈寶稠桑鎮猝遇雷雨幾至漂沒若逐賊出秦可憂實大蘇釐局如替出子奉卽委永丈甚妥

七月四日復丁稚璜中丞

弟委弁前往膠萊密察築牆情形頃據稟探聞子集等處牆腳寬三四尺高處亦僅三尺餘自因倉卒施工未暇加修又各營勇有稱三月餉領而未發者軍心恐有渙散等語無論是否確實惟膠河既經設防援軍陸續前去大局利害彼此同之關係匪輕若不先事戒備使千金之堤潰於蟻穴吾兄與弟後悔何及敬祈嚴飭諸將牆濠務加寬深軍心務加激勵早晚水落賊必猛撲但設法守住賊必有可滅之機又敵軍人數過多將來糧餉軍火須由海船運膠接濟弟俟鄂軍一到卽抽隊親督東來一切望預爲照拂是幸

七月五日復馬穀山中丞

奉二十四日咨函敬審惠濟雄師裹糧遠役欽感莫名浙中步隊僅七千人似止可分撥三千李觀察奮往明練本舊相識與歐陽鎮同鄉至好歐鎮於清淮運河極熟就近聯絡商辦余將係蔣中丞舊部諒亦能事弟已將派紮地段大畧另咨指陳並擬將來歸子青漕帥商酌調遣矣惟青翁膽怯前臧商浙軍若來紮堵楊莊去清江僅十數里爲彼守門戶似於大局無裨故咨內擬定接守仰化集下至桃源界若清淮有警臨時酌度緩急抽行隊策應尙無不可敬祈密屬李余二君爲荷膠萊河防幸已粗就惟每營五里河水淺涸究嫌力單東軍分守八十餘里疲弱渙散尤不敢靠鄂軍爲雨水所阻尙不知行抵何處運防本亦單薄卽鄂軍到後祇能替出仲良海船萬人前赴膠萊如果膠防確有把握亦僅能商調豫皖兩軍前去餘皆餉運難繼而運防已空其半防與不防等耳承允令撥水師

感極或令隨李道等同來

七月六日上曾相

丁稚璜與省三初二日來緘賊已留集麻灣關子對岸東軍牆圯復築極力堵遏聞牆僅三尺高將弁尅扣勇心渙散稚璜函意似不能守又催敵處添隊出剿此等大事毫無定見始終爲此人牽累既自憂歎師門前爲毛丈所誤力薦之而寄翁來書又痛詆之真無識也幸鄂軍望前必到運防兵力較厚屆時膠萊守住擬卽抽出良盛逕赴膠州替防由東軍自行出戰戰可假報勝仗守則須任責成置彼於可有可無之列庶不攪局但恐不能久待也浙軍三千糧餉自備似可不須幫助穀山補帆來信均極踴躍惟青帥無理糾纏欲浙軍紮楊莊謬極楊道係漕帥奏改之缺恐要霸占宋國永能守荊紫足塞朝命然鴻章未便檄調請師與沅丈裁酌飭遵

七月八日復應敏齋觀察

籌運膠州米石軍火分批速解賴執事深知緩急諸道竭力匡勦海角孤軍同聲感戴豈獨鄙人仰佩高誼也丁中丞初一日函云賊撲麻灣口米船能卽駛進較不費事已飭楊牧照料等語似張國英頭批米尙未起岸也李延舉賴批何日放洋前檄蔗農搭解大錢五千串省三軍門二十九日來函擬委員搭船到滬辦錢五千串帳房三百架礮位百餘尊火藥若干求兩生蔗農代籌伊與執事及芝田不甚熟然緊要急需諸公諒無不幫忙弟昨函致調甫此次賊撲膠防不動援軍漸集俟鄂軍望前後到濟弟擬抽帶仲良海船萬人前去請丁中丞讓出膠州弟可移駐並於上海鹽城分設轉運由海道源源濟送庶無缺誤即使弟不能駐膠而膠防穩固諸軍餉米軍火必須航海轉輸前批令兩生轉商孫竹堂搭船前去布置竹堂能耐苦濟變吳葉兩員不甚可靠也未知竹堂肯去否守長牆以

礮火爲要前提蘇局解運防礮百尊迄今尙未運到滬固無存蘇局恐亦不多祈屬芝田趕籌多運礮須架具齊全萬一礮到而賊已竄過或存膠城或原船解回甯做過勿錯過目下膠河水漲尙易設守秋深水涸全恃人力布置賊亦必死力冲撲弟往察看如果穩固擬再酌撤運防各軍並往更番戰守辦流賊止有此法可望結局盡人事聽天意而已若竄過膠萊運防亦必求守住惟地段更長耳烟臺已有天津洋槍隊五百似不便攙越弟赴前敵後察商鄭鎮病未全愈少緩亦妥袁九皋頗能事李藹堂七月果赴浙否請屬少遲何如換約章程極爲細密似多可行總署 奏調熟手兩生舉孫竹堂兄舉孫文川皆可備選但既在京議換須執政有定力恐非旁人所能把持老關稅短能有他法彌補否

七月十四日致錢調甫觀察

昨布一緘到否茲有應商各事條列如左

一鄂軍譚劉後路轉餉辦米家兄函牘奉託委員方縣丞等均係皖人何時到浦一切乞爲主持該二軍初八日過周口二十日後必到濟甯擬將前解涉防米撥給二千石以作犒賞嗣後由尊處督飭委員購運譚軍派守靳口袁口一帶劉軍派守長溝一帶俟兄前赴膠萊察看如果穩固卽調該二軍前去替守米糧軍火再改由海道籌濟

一賊撲東軍膠防退後沿長牆北行直至萊河北口琴軒初八來信正在戒嚴開軍是日已到替出東軍十營往守濰西或可堵住擬派仲良海舨二軍二十日拔隊兄於二十二日帶樹三營馬德順溫都統馬隊繼進由涉南青州濰縣再隔丁中丞移昌邑兄或自住膠州人多最患無糧銀多最患無錢槍礮多最患無子藥前飭上海解米五千石先到二千無車駁運續批三千石與子藥尙未報到飭解銀錢並令孫竹堂前往更杳然矣尊處運米恐益滯滯四海求仙一朝並至或可應急

一膠萊防務果有把握計河長三百數十里須四萬守兵又須三萬戰兵非撤運防不能敷用必以膠州海運爲根本前飭劉含芳運軍械由青口至膠頃細訪青口不通內河應由鹽河板浦至海州西門換雇海船出口巡達膠口執事曾任額檢教官當知其詳或謂由海州西門乘潮出海風順兩日抵膠否則不過數日視鹽城尤便捷買米出海須由鹽城自清江運軍火出海似以海州出口爲便方蘭垞德驥向在敝幕現署海牧如換船可託伊照料望再將此路查明酌辦鹽城月運米五千石甯多毋短兄至膠後各軍領米俱令速報支應所核扣現餉不致落空鹽城須設轉運局安定章程庶海船可絡繹應差膠州現無頭緒尤缺車輛將來兄去再行籌議

一買米銀兩除扣提各軍夫價外可借用平餘銀二三萬兩便多運萬石之米即使膠防失事運防亦尙用著各軍米價且緩扣領米再扣朝四暮

三毫不喫虧與糧臺商之

一各統領有託運礮械子藥赴膠者望極力照料守竊以此爲至寶昨解濟防礮五十尊現擬令盧應旌設法由黃河運東境未知能達膠萊否蘇局存礮無多金陵彭參將道明尙有存礮祈屬蘇滬通融撥解

一上海解餉至金陵應專用威林密及海生飛龍小輪船天平鐵皮專備護運至膠兄到膠萊卽留該二船巡防洋面輪替回滬若兄到後膠防保住以後各局所宜專力經營海運乞鈔致後路同人爲屬

八月五日上曾相

二十五日長清上書方疑濰西之信不確次日抵省迭接潘王等稟乃知又從王心安汛地出竄東軍本不可靠初意濰河水深丈餘淺處五六尺又隔萊河一道或可暫支旬日倉卒致陷能無痛心 廷旨詞責加嚴鴻章豈不願早去鼎軍豈能兼顧本防數十里以外當局苦心無從剖白耐

煩忍辱而已賊於二十九初一已至青口省三祝三由郟城追下頃令海
船由邳州兜進六塘水尙未涸鹽河潮河汭港歧出當不敢遽行深入向
來熟徑由海贛經沭邳而同沂嶧銘盛或得一當秋後六塘河涸應如尊
意籌添萬人前往協守鴻章初八日可至沂郡與仲良先赴臺莊與舍幼
弟察商運防少遲擬馳往下游與子青面籌或令仲良一往開鳳奇良祇
可勻作守兵僅銘鼎盛分路游擊耳運防騎虎難下儘力籌辦成否聽天
馬隊必須兼練鄂西能助二萬計數七營之用不過千七百人峴莊久不
通問函丈力主持之爲感丁應所薦二孫孫士達有才辯熟洋商而未甚
精於和約孫文川向爲赫德書記風力稍差目前似無強於此者或聊以
塞責可乎

八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中秋奉初七日鈞諭所以誨勉開益者甚肫且遠敬佩曷任運防地長兵

雜人皆慮其難靠然長牆已成尙可憑守鴻章尤不能失信於各軍賊正
撲運亦無鬆勁之理 廷旨迭次嚴詰昨夜附片略陳並述及尊意暫難
照辦之故使 朝廷知吾師弟和而不同也守運用不著銘鼎仍是游擊
最苦守牆較逸他軍守尙可用卽鄂豫皖軍亦不至如東軍之滑弱仲良
已至桃源設防屬其就商青帥酌辦淮阜有歐王紮營不必長牆賊或不
遽深入其撲青淮似仍爲襲運計刻下賊情未定若是常局容再設籌省
三十三四日沅陽之戰尙爲得手天霽當已與鼎盛追及今日報賊已北
移審灣一帶並未過六塘河也運防萬一有成求師門竭力籌濟否則另
議長策各省分汛中外總不畫諾卽暫允行或賊信過緊或事勢決裂責
望咸歸刀法自亂若將 欽篆繳消作一統將認一路何如膠萊前事鴻
章當官之謗所不敢辭本欲含混過去王心安既不得了琴軒實太委曲
何辭以謝部曲昨覆一疏幾說癩頭但人證口供已齊官事再輸亦運氣

也疏稿密陳乞晒之

復會沅甫中丞

昨得二十七二十九初九日手示敬承眷戀勛勵之殷感荷曷極膠萊長
牆已三百里屢撲不動祇有濰河口四十餘里東軍甫經調往尙未紮牆
又不力扼致任竄出天意難知抑人事未盡鴻章當獨任其咎丁公乃怨
及四五十里外之鼎軍又不肯辦王心安不得不據實瀝陳百身其何贖
矣鴻章十一日馳至臺莊賊於十五後始撲宿遷運河皖軍尙能嚴守陰
雨增漲江境有五六尺水東境四五尺不等冬內消涸總有三四尺人人
皆謂不能守但內有牆濠礮臺外有游兵牽制或可僥倖萬一多守數月
運東寨密民強無可掠食亦漸窮窘卽拚命竄去不令善脫師門愛我勸
罷運防鴻章死不肯捨猶公當年不退轉金陵也譚劉兩將布置甚穩蘭
亭分地河淺已屬豫軍宋鎮臨警分隊策應對岸鄂中留婁宋兩軍稍備

不虞賊去則譚劉必可先至請公勿憂唐仁廉已到涉甯飭來臺莊尊部
盡撤大有黃冠遺世之想 聖意未必放手請稍待鄙人偕隱可乎捻辦
不了走不脫祁相臨終絕筆云中興尙待十年後自有賢豪應運來惟祝
早來九年耳惠餉二萬深感推解乞以時飭解家兄又下鄉場希付閱
九月六日上曾相

前奉二十二日鈞示敬承一一漕帥忽商請仍守六塘浙軍李道已移紮
浦西彭家馬頭余將尙在六塘歐鎮來謁鴻章令其趕赴下游築壩壩成
後再視水勢爲定奪據歐鎮云錢家集以東冬間水不至涸過鹽河則一
片河蕩至海向來賊不能到惟錢家集西至劉老淵口門百四十里日漸
淺涸若皆乾濠亦難設守頃因賊又回竄屬幼弟帶親兵八營沿運赴桃
源就便察度六塘水道如賊過六塘卽橫出清淮攔截否則換奇軍北來
省三在灘上歇兵聞賊近已出剿或能牽制使不深入賊盤旋江境其志

急欲渡運耳鼎盛兩軍爲饑所苦琴軒意緒尤鬱伊弟創痕漸愈與宋軍
尙不至大忤惟亟欲擺脫東藩嫌疑之際未敢遽允現於沂青竟涉趕辦
儲糧十冬兩月籌出兩三大枝兜剿牽於運防無此力量撤運則又追剿
不及焦灼無似蘇餉供剿拏之軍實甚竭蹶朝廷若以久無功效遽議
撥分大局必將潰散吾師身在局中洞悉艱苦伏祈力持定見勿爲浮言
所動如勢不能支似不妨據實瀝陳或請另簡督師鴻章立將所部遣
撤以讓能者卽皖漕皆欲分餉不妨以督師推之也前件奉密寄錄呈
九月十八日復張子青漕帥

六塘不可不守弟亦深知其理惟須外察水勢內度兵力必有幾分把握
敵軍方可勉從昨派副將朱先民循河察勘據報劉老澗口至莊家灘六
十里淺處極多舢板已不能進口由莊灘至錢家集口稱六十里約有七
十里足路其中淺灘可見底者間段皆有小船尙須推行貴部礮船皆停

深處不能通行錢集下至龍溝一百三四十里亦有淺灘通計劉老澗口至龍溝卽以口報里數已二百五十餘里若紮營須丈量更不知漲出若干尊議僅約二百里每營五里多出五十餘里卽須添十餘營況由龍溝下至響水口尙有百里再由響水口至海灘海口潮來則深潮去則淺者尙不知更有若干里卽守龍溝以上而龍溝下至海口置之不問設賊乘虛繞竄則龍溝以上守如不守今夏灘河水深兵少賊卽由彼竄出其前鑒也下游築壩阻水前姑令歐鎮試辦似祇有益於龍溝以上附近三五十里若錢集莊灘以上實恐不能有濟蓋劉老澗至龍溝二百五十餘里地勢南北高下相懸約近數丈上游砂礮尤多運水落槽口門亦不能灌入其乾涸之處必多理勢然也弟去冬在徐欲蓄荊山橋河水令於灘上老龍潭築壩迫壩成而荊山橋上下百十里仍係乾河微山湖之水因口門太高亦灌不下其明證也弟議守運尙恐以水涸疏防若改守六塘明

知其涸與疏而強部將以曲從將來自不便以疏防繩之六塘既可疏防則運防亦必援例似與大局有礙至貴部與王歐兩鎮專顧六塘兵力極單惟尊部係清淮主兵也以防爲剿得守且守不可守則迎戰戰不勝則退守本可相機活動辦法弟已奏定守運號令畫一豈能先懷兩端清淮從前守運東三百餘里祇歐姚陸師八營極稱神勇今守六塘二百餘里又加數營或得僥倖無事尤弟所企禱而姚對者自韓莊以下敝部守運各攤七里一營冬令漸涸桃源以下亦難獨深仲良方伯等亦止七里一營耳若必令以十二營守仰化至楊莊百四十里設有疏虞必有藉口而弟將何以藉口也總之膠防既失運防亦難終保鄙意防一日是一日何必獨疏於桃清忝任專征師久無功中外交責負咎孔多閣下二十年至好幸勿乘人之危而擠之儻蒙 恩譴責獲釋重負必有能者出而剋期掃蕩之老兄亦可徐賦歸來矣奇軍已調歸郭子美統帶進剿姑令舍幼

弟帶親兵數營往替桃防仲良與舍弟皆敵部之文弱者故以弱地與守我兄若有驅遣當令仲良等隨時詳悉稟商但求勿強以力所不逮幸甚感甚賊已由嶧縣西趨滕兗弟料量征軍將赴濟甯未便回旆南行致滋謗議所懷萬端筆難盡述以後賊若回竄定派劉郭諸軍急追赴援

九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賊盤旋江境月餘銘鼎盛數戰乃走初四鼎軍之役雖陣亡弁勇二百人營官幸未損折周四兄弟謂向未與鼎營共事不料其猛很若此琴軒追賊過臺莊氣猶充旺追過滕縣又獲小勝賊輕其人數少初欲吞之吞不下則亦避之急謀爲添數營適諸將會議擬俟開軍到沛後分給鼎勦以少銘助子美以琴軒助省三氣類極合琴軒稟請開缺鴻章勸止之目下文員真能打仗者少我輩當加護惜東人怨謗朝論猜疑不敢計也丁公復疏請派重臣查辦濰西旨未允行仍准王心安留營前此密

旨令鴻章提解正法一筆抹煞轉圜太易同治初年尙不至此預籌換約
鄙見明歲卽有兵船要挾若正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彼盛氣奢
念當漸消退若謂捻回不平外人卽加侮弄從前蘇浙全陷彼懷兩端亦
止如彼而止今豈更不如昔耶折衝非徒以筆舌然有至理非掉虛機最
怕根本先自慌亂則百病乘虛而入必至無所不允利權全奪血脈將日
枯矣中外皆倚吾師爲砥柱諒有建白鴻章軍事搶攘之餘神志尙定屆
時卽捻不平願勿因一時疥癬墮數千百年綱紀也運河得守且守賊仍
圖竄戴廟上下此時一片水蕩冬後水涸凍生牆工難就保無疎縱十多
兩月暫與角逐數場再行相機察辦捻馬愈多我馬少且疲瘦卽多亦難
制勝步隊敵馬較有把握過運後再圖改步練騎餉不能繼則無辦法殊
爲焦慮畝捐歷年辦過可勿專奏或於秋成情形摺內輕帶數語青帥必
令仲良等協助六塘水涸力單終不可守仲良以去就爭青帥來函亦以

去就爭鴻章墨守運防初議不復遷就毀譽聞青帥欲奏截甘餉一萬賊遠恐未必准作梅回臺否二十五日擬赴濟甯

十月四日復張振軒廉訪

陰帥咨商范縣以下河防撥歸東軍兄久不與聞東事賊在腹地東軍能否兼顧也銘鼎盛軍在海流創賊數次琴軒初四阿湖之戰尤力自此賊之步隊受創較多狂竄東境偵知黃水大發運防嚴密無懈可入又折而南二十五六日已過蒙陰入沂境矣省三在灘上休養整練劉子務黃桂蘭疲病退去以滕學義劉克仁代之雖非驍將壁壘當可重新使功不如使過令昆玉母以劉君介懷武毅奇軍併歸子美昨又將開軍撥歸少銘琴軒以厚其力松勳爲一大枝鼎軍馬步十九營亦堪一戰鄙意中原兵事以戰將爲急剿捻尤須奮往子美素尙所弛此來屏絕聲色刻意喫苦報恩雪恥十月底先後出剿冬間各軍會戰竄地較狹冀得一二好仗賊

無所掠或漸攜貳今年節候較遲雨水亦多黃運不至甚涸多月未及堅凍來示及上蔭帥書鰓鰓危慮疑非確切天下難事在人做運防以制捻一隅可謂至難已將做到黃河凍合非常有之事雇人敲冰省三製鐵底船燒煤推融之議亦有心思若從此類設想支持一半月兄再令各軍自北而南兜擊賊豈遽能長驅耐過燈節後則運防可長賊亦必可就地殄除兄月杪已來濟甯吾弟如未移防能否枉過一商大略

十月六日復張子青漕帥

鄙意非不肯移守六塘誠恐六塘水涸地長終不可靠而先空出運防一段於初議自相矛盾若協守六塘又兼守運實恐無此力量前函發後即屬舍弟赴浦面商一切並親往六塘上下游察勘情形與仲良方伯籌定辦法就近秉承指示務臻安穩未知舍幼弟已由龍溝回營否穀山同年來函余李兩軍無論守運與六塘必應並駐一處俾得首尾相應卓見諒

亦謂然前仲良因肝病增劇呈請卸營李笏山亦請假弟皆勸阻之兵事貴得人和我輩多年至好同辦一事有何不可通商但勿過於勉強則衆情自易融洽矣貴部與王歐各營分守六塘殊極單薄有何安策浙軍六營由清江守至淮城漕兵守湖河則不過虛張聲勢弟相距過遠未敢臆斷尙祈穩慎定議並識知幼舍弟等爲感拊由沂水折竄青郡省三計可拔隊往追

十月八日上曾相

敝軍九關月餉仰蒙竭力籌措感賴曷已並軍之說鴻章久持此議奔逐未息因循未果今幸藉防運以騰挪郭楊謀勇相濟又最莫逆以松勳開奇四軍並之力量獨厚兩將誓以死報而王鎮長厚無條理開營幾至頽廢沈鎮貪利遠不如劉奇營亦多未協歸并整練漸有新氣省三急呼將伯或者稍張吾軍銘勳各留底營分守灘上及石佛趙村防剿互用進退

均有歸宿劉郭楊潘四枝和睦無纖芥之嫌差堪告慰省三內忠外訐仲幼不免參差目下以戰將爲急防剿分途各盡其用惟仲幼均有退志須待運防罷後耳賊由沂水北竄已至省東鄒平長山章邱一帶東軍實不能戰丁公由泰安回省 廷旨嚴催我軍追剿銘營由沂東進鼎營由濟西進郭楊二軍須二十外會齊相機兜截戴廟上下衝潰成河聞冬杪不能盡涸節候尙早俟各軍痛打幾仗再行察辦賊中來投者云饑寒已迫部衆頗懷攜貳若不得出運逃降必多不敢信也唐仁廉輕財愛士戰陣極勇可備騎將之選馬隊至少須三千爲一軍暫無此力頃來濟甯求與銘勳會戰且作偏鋒馬鎮以穩練勝而驍果次之知念並陳六塘上游太湖清軍認守終不可靠舍幼弟與青帥商欲六塘與運河兼守鴻章屬與仲良健飛等酌議妥辦奉聞此後剿兵較盛賊卽南下當令速追裹下河必可無慮作梅同甫函稱吳中官紳謗議繁興老師糜餉罪固應得惟淮

軍撤而丁釐豈能不解無在不令人寒心遵諭忍耐而已

十月九日復馬穀山中丞

余將三營獨紮六塘幸賊未遽南竄青翁強令敝部協守六塘弟以水涸終不可守若賊竄過再回防運斷來不及因此頗相齟齬前令舍弟往商或兩河兼守目下當有定議仲良畏青帥之倨呈請卸營笏山亦有去志弟諄函勸青翁勿強以所難庶得人和而裨大局彼亦欲李余六營聯紮清江至淮城但中無定見未事尙多游移臨警必更活動今日人人皆謂知兵大率類此笏山英特諒勿准假此後無論守何處想勿分拆已切屬青翁矣賊窺東境運防難犯折由泰沂出穆陵關初三四日突至長山鄒平省三已由青州進追琴軒亦進長清子美少銘二十外可出會剿俟痛打數仗再看動靜

十月二十四日上曾相

賊竄齊東擄船欲渡數礮船可擊退而稚璜以運防有礙黃防危言上悚
冬至後若大風雪黃河未必無凍處據振軒云張秋至魚山六十里極慮
堅凍直軍過單擬以樹字三營界之涉南青州爲下游門戶請東軍專駐
彼處賊若北來游兵緊蹙前截後追或者不敢逕犯若情形過緊或再調
鼎軍隨鴻章赴河北巡防月餘冰解再回但恐南路運防鬆勁耳目前運
糧布置頗密賊有窘意省三十七安邱之戰殊爲痛快各軍合進可期大
勝子美琴軒力厚氣雄見賊定能死打如蹙之海贛一帶前有六塘後有
諸軍亦一機會松勳二十六日拔隊未知能趕及否諸將皆不肯撤運
廷旨亦不令撤萬一耐過明正賊或可滅鴻章奢望癡想轉自疑耳 旨
調婁峻山一軍東來吾師與鄂中肯放行否又令調江淮水師協守運河
勻出宋慶等進剿似另無師船可調冰凍亦不相宜也餉事諸費蓋籌徐
臺馬隊甚缺能否挹注乞加意冬底軍事如有起色能商借若干否

十一月十六日復馬穀山中丞

奉十月二十二日手示敬承箴愛余李協守六塘似已布置周妥李觀察初到防時猶請添兵今更寂然矣任柱爲省三設計殲斃其弟任三厭代領其衆望實較遜賴逆粵人之狡者善走而不能戰昨復急趨濰昌劉郭潘楊各軍先後追及如蟻旋磨已成游魂屢敗屢竄與粵逆情形差異運防圈套已就早遲或可收功耳中外孰不望速平此賊舍是亦無辦法任他危疑震撼老僧不見不聞吾兄虛復憤爭足徵關切而今意氣消磨殆盡祇有此賊不了無以塞衆望而報朝廷僥倖告成亦不煩辭說矣西林奉諱或者奪情若使君還皖雖窮而人和足倚

十一月十八日復應敏齋觀察

頃奉初九日書猥以任逆擊斃殷殷稱慰捻逆與粵匪差異踞城之賊殲其魁則餘衆立潰捻以走爲業蒙毫曹鄆之爲首者大率親族男女偕行

窮年奔竄練成猾勁父兄死而子弟代若世守家法然任柱稱雄十年擁
騎萬匹東三省及蒙古馬兵俱爲戰盡實今日第一等騎將好漢劉省三
鮑春霆皆畏其鋒設計殲之數天同快自任柱死後其弟任三厭代領其
衆兇悍雖亞乃兄賊膽已寒琴軒二十八日海州之戰尙拚命衝突初七
初九十十一二等日省三子美少銘追及濰昌之間一戰卽逃經我軍兜
逐四散窮日夜不息禽殺逃降難以數計或者年內可望掃除但慮兵力
走疲冰雪苦寒游魂稍得假息又恐裔衆散去其憤戰亡命者乘運河涸
凍衝出賊勢又將復振弟曰激勸諸將行者守者竭力維持以了此局庶
告無罪於天下耳膠萊疏防中外責謗百喙齊鳴究亦不知何法能辦何
人敢辦弟至此亦不敢自謂能辦也陳國瑞經張漕帥保奏前過此謁談
近頗知書好禮本是戰將其論打捻亦不過緊追硬打與敵部諸將操術
略同未必有尅期滅賊把握清淮譽之太過直隸臬匪已成流賊劉蔭帥

擬革官相豈能了之或將陳鎮發往一試手耶侯相與作梅等皆憂明歲餉不能濟若捻卽滅明春須借洋行銀遣撤否則再累吳民一年蔗農諒肯盡力蘇垣疑議何如米賤銀貴卻大可憂錢款運浦如不甚多就清淮換銀搭放乞與兩生調甫等商之運防各營可搭數成大錢游擊之師必須全銀換約大議尊擬各條甚明切遣使已見明文鄙見以不換發端高一層入題卽換亦特以鎮定堅軟無甚舛端愈張皇愈召侮今日政事大都如此可慨也明年關稅撥京餉若干四成能留更妙

冬至日上曾相

奉十八日惠書敬承訓示任柱斃後各軍續得大勝迭經咨明賊餓而窮但仍流走不息松勦緊蹙至日照十七八又由東北山回竄諸城省三甫過莒州計已折回琴軒與唐仁廉甫入諸境可迎剿也兵勢復自南而北餓疲之餘恐不及鈔攔賊前或由濰青經濟南而西但冀水涸冰凍後不

出運牆明春或可收功聞馬賊不似從前之耐戰賴汝洸李允俱五十歲
內外人老滑亦不易制李允曾向琴軒求降似非甘心賴則不降屢屬諸
將嚴整待之苦寒缺糧奔逐日久總慮赴機不速換隊無人耳婁軍留鄂
賊若竄出仍堵不住鴻章反復籌思仍調徐境協守運牆於此間大局有
裨於鄂亦無甚損霆營開餉前已辦妥此後鹽釐常解鄧訓誥稍能整飭
似可無虞峻山有江西五萬按月解由清江轉交求師常爲飭催俾資接
濟該軍至守運而止卽不再北調矣冬晴甚暖黃河迄今未凍振軒亦云
魚山上至張秋易凍滑口下至海口雖凍不合河流箭急理勢然也各軍
跟賊絕流似無此暇事已至此未便多慮梟匪南趨海豐德州一帶婁脅
千餘人殊難速了蔭帥日夜追賊乃得覩職官相未知如何措施沅丈脫
身甚是惟吾師重負恐不得弛近來又有頭暈舌澀之症祈靜養強支以
待賊平再議秦晉均大可憂壽卿戰狀尙無續報鴻章擬在濟甯度歲水

師補缺昌歧已咨送否張西園圓輒可撤惟蔗農需留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曾相

奉初九日手諭以瀾河之捷殷殷稱快嗣餘氛下竄維揚不無警動吳道
又生擒賴逆閱所呈親供及舍幼弟邗上來信知已確鑿僅百餘敗賊潛
遁天盱幼弟派馬步小隊追及頃據余道恩樞自盱邑津泥鎮十八夜來
稟正圍剿間李世忠忽云係他招撫將餘賊一二百人收入舊縣圩內或
先在西林處說明耶此股已算了結鴻章似可銷差昨十九夜紅旗入告
另片鈔呈鈞覽未知能奉 准否擬明春裁遣營頭先零後整每營須補
欠三箇月前屬雨生敏齋商借洋帳陸續以釐款扣還師意如以爲可乞
玉成之或有它處設法候示遵

小除夕復陳壽卿侍讀

從軍十五年京邸舊交邈如隔世側聞戡景海濱閭脩彌懋灘邑人來詳

詢高致輒用景仰前奉手教敦勸良厚愧弗敢當適有瀾河之捷諸軍併力賊衆全殲自是追奔逐北沿運降納數千至揚州而禽賴曾至盱眙而掃餘燼賴朝廷威福東皖楚豫之民災患稍紓鴻章倖藉手以告成功何力之有省三將略超羣絕倫於諸將猶布衣昆弟之雅無意氣頡頏之嫌浮言殆難盡信統今日之軍辦今日之賊其艱難蓋不可名狀珂鄉人士質直好義屢勝之後兵益不饑殊堪嘉憫前屬趙郭諸君於圩董出力者彙請獎敘未知果能覈實否軍士疲勞已極鴻章志力亦甚竭蹶昨於報捷疏後懇辭加賞乞解兵柄西北多故未蒙遽允天下豈僅一夫不獲窮吾生而爲善爲勞而終無補於世前瞻後顧皇然若失求如老前輩之淑身寡過其可得耶竹如先生尙在金陵來歲主講廬州似須到館朗軒有爲集資謀田里之說成否久未與聞永丈委管蘇釐聊資菽水而一官未易得地承念並及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八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九

正月四日上曾相

同治七年

正月燕九節上曾相

同治七年

正月二十四日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

二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同治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復陳作梅觀察

同治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上巳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三月十二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三月十七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三月十八日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

三月十九日復尹杏農觀察

同治七年

三月二十日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

三月二十二日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復曾相

同治七年

三月二十八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四月四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四月五日致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四月十三日致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四月十五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四月十七日復沈幼丹

同治七年

四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同治七年

致左爵帥

四月二十四日張振軒廉訪

同治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四月二十九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閏月一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閏月二日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

閏月三日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

閏月五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

閏月七日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

閏月八日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

復英西林中丞

復英西林中丞

李文忠公朋儕函稿卷第九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九

桐城吳汝綸編輯

正月四日上曾相

同治七年

獻歲發春伏維福履康強爲祝去臘二十四日函到否奉二十二日手示敬承一一余思樞追李允等捻酋至舊縣又隨李世忠至五河自十六看守至二十四日李世忠知事不可寢兩次稟求招降陰伺皖軍之來救二十三十四日張得勝牛師韓全隊集於五河乃公稟力保世忠統兵帶李允等赴晉收降張捻而英中丞果派史念祖賚令箭赴提又咨稱親往懷遠迎瞻察辦鴻章不懼李世忠之反覆而畏英西林之邪氣逆探其情先於二十七日馳奏今奉元旦 寄諭飭西林將李允牛遂任三及餘黨訊明正法不知另有神通幻術否奉兩咨批實係正辦英帥或可遵教鴻章前辭關防誠以齊大非偶不敢與疆吏挈長爭短退而求息乃 廷旨慰藉

不允所請續 諭仍嚴催派兵赴河北鴻章移駐黃河南岸就近調度省
三子美琴軒諄求三月假仲良幼弟請卸勇皆來濟甯聚訟不休論軍情
必須稍爲息養論大局則又義無可辭左帥自請赴直又有官老及各撫
帥都統事權不一糧餉難濟亂源方長焦灼曷任往替師門承辦東捻謂
事竣當可告饒變故環生竟無止境終必潰敗決裂而後已奈何奈何張
捻已至衛輝之延津壽卿與郭鎮喜都護已循淇輝而北豫軍張宋二十
七日亦抵延津恐蹙往大名事機更緊壽卿必不至罹重咎此間籌遣零
營並添馬餉少遲令幼弟卽謁商

正月燕九節上曾相

初四肅緘到否昨奉初一日手示謹聆一一鴻章自從幕府不愛官爵函
丈尙能亮其素心此次出告奮勇願爲吾師畢未竟之業貪天之功俸告
厥成謂可長揖歸田矣省三臘杪來濟每以有功不賞有過先罰爲酒後

牢騷之談其視榮利亦尙超脫但素性輕率勞苦極而求退豈非人情

樞寄屢趣北征鄙意與之虛與委蛇俟其自奮適張捻竄定州諸軍未到
鴻章尙未復奏乃蒙 赫怒褫其翎衣世職並查參劉善溫諸將迨鴻章
十二日復疏到壽卿與郭張宋等亦趕至保定 天威忽霽甚哉不可測
也求諸侯莫如勤王此等大節我輩豈不力爭或以偃蹇推諉見疑何不
學無術至此琴軒子美少銘海船退志已堅忽皆投袂而起諸將雖慳尙
知尊親省三因陳國瑞爲六七王所倚愛恐爲中傷浩然同里二三月後
當徐挽入營或令由汴北向自爲一路耳師與通問乞憐惠之鴻章此行
迫於大義喫苦受氣是分內事擬再與左公議和但勿相犯決不失敬畿
境麵每觔八十文草每觔二十文兵馬如何可支昨請由滬解銀二十萬
兩如能不算正餉尤感厚意日來無續報賊或由保陽南趨俟過河後察
度進止河朔古戰場人少必不濟事初擬遣撤今帶去鼎盛助穀四枝附

以吳長慶十一營銘軍續進馬步逾五萬僅幼弟與華魁桂十數零營布
在東蘇之交是否尙須酌留彈壓抑可次第盡裁師代主持檄行已屬幼
弟送行後南旋請命竹莊署皖撫心泉能否委署一缺乞酌

正月二十四日復李子和中丞

來示關愛逾恒至深感佩臘底東捻平後奏明各軍須稍休養是以初次
樞寄語意甚緩 雷霆忽震前後判然迨是日覆奏到京而溫霽又頓
殊矣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若使辦賊者獲罪何以勸激將士侍心如
古井恨不投効歸去斷不以目前榮辱介懷京畿緊急義應赴援琴軒二
十二日過阜城巡由饒陽進剿稚翁在河間未知能遏其北趨否賊非剿
不得退秀相徒令張宋扼堵似於地勢賊情尙覺隔膜將來能以衛懷二
郡爲歸宿先堵濟源之邵源關清化之天井關俟其西趨大軍由東北兜
壓分扼沁河乘勢蹙之或有聚殲之一日否則戢患無已時奈何朗齋等

前事可隨意解釋公之公忠今日誠不多見乃亦爲侍所株累耶

二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瀕行上書後征途煩冗久未詳布連奉正月二十四二十九日手教敬承
誨念殷肫獎勗深摯感佩無量北事遽棘鴻章念疲軍之難振著鞭之已
遲陝豫諸將先到亦尙可支故渡河中道小作勾留以俟後隊在東昌聞
左帥總統正慮將士畏沮抵德州則局勢又稍變矣迭奉 樞寄均呈冰
案茲不贅言左公縱賊北向應專責成愧奮之餘意度似漸闊達其實剿
擒之事大帥但籌全局前敵須付諸將調度本空文也賊往來保定以南
河間以西已踰一月初圖竄出北口繼欲南越漳沱適雪水驟發不得逕
渡子美少銘十四入直境十六七苦戰安平鴻章是日抵景州偵知賊步
皆改爲騎將四五萬諸軍與之追逐迄未能放手大戰郭楊商送輜重騾
駝於德州日逐百餘里方可及賊十九日又獲大捷賊又循深州而西左

公在正定未知果扼其南竄否賊情似窘而勢未甚衰千里平原無一圩寨張總愚叔姪兄弟帶隊真成死黨殄滅非易焦灼曷任幸郭楊劉郭張宋皆爲勁旅並能和衷諸帥卽不相聞問將士和或機會可湊泊也解津十萬兩已到足紓眉急蘇局艱難固所深知請仍酌抵額款直境政亂民頑實釀劫運不獨年荒食貴爲可虞不才旣蝨其間祇有竭力辦賊恐賊入晉而兵不能隨去耳胡光裕信未到局中不覺危險亦不敢懈慎修請釋慈厘去臘復奏修約稿附呈摭拾常談殊無足觀另片代陳兩生條議因留中未便啓行

二月二十三日復高鶴齋中丞

昨奉正月二十六日手書以任賴捻股就殲重蒙獎藉蓋由朝廷洪福羣帥協力諸將爭先乃倖收聚殲之效鴻章因人成事何力之有文期許過情益令報悚惟僧邸殉時執事早有推轂之議茲幸不辱知愛自問登

壇之初實無絲毫把握殆天幸也此役全仗省三逐賊三年勞勩太甚去
臘報捷卽增懇寬予休養已奉 恩准適張捻竄豫簡書星火省三臥病
不起正在勸駕賊已至保定而 嚴譴下矣鴻章卽擇別部親率北行前
抵景州偵知賊步盡改爲騎往來如飛在深定河保各屬盤旋是效馬賊
故智以疲我軍湘皖豫淮諸部不下七萬而騎隊究少不能制其死命畿
境固未足了之晉西河朔亦無圩寨賊不困窮如何授首焦慮曷任秦隴
劫運更長楚勇過於穩慎尤鮮驍將惟左公志氣甚強能不專信湘人事
猶可爲若鴻章才本閭弱軍中十六年銷磨殆盡部將省三海齡輩爲捻
所苦久乞歸農斷難強之遠行丈困處關中求去不得時爲悵念聞逆猖
竄近懼華能遏令西趨否

二月二十六日復陳作梅觀察

自去臘任賴就職迭奉惠書心如亂絲久未泐復讀正月二十七日書千

里如在一室非公知我之深不足喻其精微也不才晚出倖立微名忌謗
所由易起立身常作退步想但求如同治初元以前境地豈不綽然有餘
至受 恩過深當使報効之實逾於榮名則欠闕庶不在我而物望亦可
稍紓此提師北援不待終日計較者惟省三志氣頽極無力感動之淮部
不免減色張總愚擄馬數萬橫驅畿南每謂任柱無識官軍能戰應不與
戰專以走疲之則可常活乃天下至無賴子老亮絕非敵手陳國瑞劉壽
卿郭子美等皆中材不久必告疲乏英姿颯爽如省三或有法制之耳縱
萬騎於平原猶縱虎狼於山林或謂可卽殄滅奚翅夢囈弟恐河間爲東
軍食盡糧草無出故暫駐景州少遲擬移武強之小範河口就津門糧路
兼爲前敵策應後路零營均裁月可省餉六萬並解前敵以年爲期如能
將張捻滅盡弟可從容釋兵師相兩生暨諸君子全終始交義亦天幸矣
蔗農敏齋皆實力爲公切勿爲浮議所搖心泉又准部駁須引 見後核

辦竊恐未能得缺渠卿先生遺孤酌贈百金豹岑唁函望卽代墊奠分糧
臺應否移揚鄒國魁有收復蘇城大功撤營後當如何位置

二月二十八日復左爵帥

東西閩絕晉敬久疏頃奉二十日定州手示敬審節戎宣勤前旂遄發功
成指顧虜在目中至爲佩仰捻逆數欲東趨未敢越子牙河

下御溝

狂竄

弟行抵景州熟察形勢河間以東過大城文安則爲淀沽水套必須過子
牙河向青滄南走進退較寬去冬梟匪東擾亦屢由滹沱運河逕渡景德
衡武上下一片平曠除漳運兩河別無控扼之處弟故暫駐景州以鎖之
子美少銘與壽卿朗齋會商兜剿日來屢以夜戰取勝賊勢漸蹙惟萬騎
飄忽往來無定日間避兵不與我戰步隊雖棄輜重仍苦不及馬隊單進
又恐立腳不穩俗云風攬雪陣勢蓋非馬步相輔不可郭楊騎軍亦僅二
千餘客冬追逐疲憊勇殊駁雜未及操練他軍馬步更少亦恐未禁大戰

殊堪焦慮頃據武邑稟稱捻於二十七日五更自藁城樓上村偷渡漳沱南竄未知確否大憲巡指何路如何規畫祈隨時詳示

上巳日復左爵帥

二十八日肅緘何時得達頃奉二十八日手示敬審督剿勤勞指揮素定賊過漳沱淹斃不少子美少銘追及趙州界內馬隊擊斃多賊步隊則趕不上壽卿諸軍亦過河兜躡初慮由大名東趨館陶邱縣一帶伏莽勾結茲聞由鉅鹿竄磁州狂走如飛聞潞陽河岸高潞漳之間僅三十里若皖軍牛師韓等馬步橫出恐其由邯鄲直趨黃澤關大道晉省果有防軍否如西竄不得或由成安走大名衛河深不過四尺淺處可涉此路空虛平曠可慮也弟於正月二十九途次曾疏陳直隸非滅賊之地總須擠過衛河蹙入懷慶境內自太行山腳至黃河沿不過百餘里又有沁河自山腹流出歸黃岸陡沙陷沿山帶河排紮重兵迫之於險但須晉軍嚴堵九里

口風門口及濟源之邵源關則賊無去路馬難馳騁似一兩仗可滅其時
畿疆正緊樞廷聽其言而不甚措意繼或忘之乃令皖漕各軍併紮河
朔賊畏兵如虎走虛而不陷實若竄東固無可制竄晉更不易爲矣壽卿
報禽賊供稱將往清化伐竹矛頭又有賊趙彰德之謠果爾願公留意敵
軍久戰疲苦中外皆知賊在東豫必勉効一臂之助西去則饋餉不繼兵
力難支敢乞垂諒弟今日由景州啓行擬赴冀州大名相機暫駐相距漸
近諸候裁商傳聞賊止有騎僅三四千未知確否我馬兜逐平原力仍不
及善部黃旗馬隊涕泣思歸雖能戰而無鬪志亦僅三百餘耳

三月十二日復左爵帥

昨奉初七日手示虛懷汪度料敵如神曷任欽佩涇渭之防不成由於北
山路平口多兵力不能徧及非操術之疏滌相前議守賈魯沙河未成弟
去年運防倖成所謂不可以成敗論者嘗怪明季諸帥辦流賊十數年於

堅壁清野守險困賊之道始終未甚措意卒以亂天下擒雖似流賊其攻城刦寨本領遠遜是惟濠牆足制奔突矣直境無圩寨不能斷賊糧河淺而長不足限賊騎或謂宜守漳衛河漳淺無岸難築牆衛河至臨清已六七百里臨清至張秋運黃交匯處又三百里淤爲平地無論費兵太多卽守住衛河北岸縱賊由東昌入武定則津門又警弟故有燧賊衛懷之識亦知其難於必成但舍是別無長策今賊又被張宋等軍攔頭逐去張逆極狡滑此後或不再入圈套或一入卽出如上年舊口故智使我不及布紮或轉瞬北竄東竄使我不遑奔命各軍饑疲久不得息千里一蹶尤可危慮弟初十日行次大名欲待鼎軍頃聞賊由延津東趨子美少銘已赴滑縣弟卽帶所部前往開州相機扼剿竊恐不得地勢攔截是官話追逐是白忙也聞大猷已抵鄴郡與和帥如何商計幸示一一賊若南走途中或可把晤若北竄則又當分路繞前矣

三月十七日復左爵帥

十二日大名瀕行一緘到否頃奉十四日北高集手示知已攬轡東征未獲據謁爲悵尊弁同大纛是否改道由內黃濟滑前進抑由南樂清豐取道亟圖一晤教言詣商大略又恐途間交臂旋失弟到大名後察度該郡是守地非四戰之地適聞賊已東竄必逕由清豐南樂趨濮范朝觀與水套土匪館寇馬賊勾合則直東大被蹂躪承諭子美少銘進濬滑弟亦有函約束來會剿十四日行次開州子美等專弁來告十三日在滑北大伾山攔頭痛剿禽馘無數追四十餘里劉郭張宋各軍亦由東南截追此役殊爲痛快賊負創西竄昨探已至衛輝子美等亦追至衛矣擒獲老賊供稱張總愚欲竄晉因衆酋不願入山是以回竄想到大名過河由東北竄走等語若竄晉不得勢必圖竄直東橫攬六合蓋無此平原千餘里無垠寨有伏莽之區賊勢雖窮而智未窮也諸將多願就漳衛以南兜滅此寇

不願再往直境徒疲我師 廟謨更不欲畿疆復警賊若循彰德大道而
北未知子和中丞能否控扼實切懸慮東竄則路逕較寬取勢尤順弟因
子美少銘已進衛輝琴軒厚齋適至姑令由內黃進扼滑相機左右迎
截弟自紮開州開爲澶淵舊治五代梁晉相爭重地正與今日局勢相似
賊再東走有子少二軍攔其頭琴厚擊其腰敵軍進而兜截之賊若由淇
湯北趨鼎軍亦由滑縣過河橫出夾擊愚慮如此或於大局少裨高明以
爲何如若各軍能擠賊至衛輝以西齊心排紮可無北竄東竄之虞屆時
開滑方好鬆勁前敵又添兵力仍祈隨時熟籌全局次第酌辦張秋河套
弟有水陸各三營扼堵必不能過天井風門邵源各關尊意如何籌備紡
仙守險實可靠似宜由台端逕行檄調便中附奏似比陳慶雲差強茲有
懷慶河圖一紙甚詳稿附呈

三月十八日致左爵帥

十七日驛遞一緘未知何日能達頃馬鎮專并回敬審弭節天雄動定增
吉弟先未得訛不克稍候兩日竟慳一面悵歎悵歎聞大旆將由井店滑
縣逕指衛輝想未得前途賊信十四日子美少銘壽卿追至衛郡十五辰
刻賊又繞避我軍向東回竄郭楊跟剿數十里賊又折趨東南盤旋封邱
一帶郭楊恐其由封長北竄十六日抄過滑縣適潘方伯已先至滑諸將
以長滑相去九十里議將三軍勻紮橫截北路西抵衛河東至黃河俟布
置稍定再抽隊進剿但慮猝難辦妥賊已逸走又或此路堵住該逆繞由
淇輝北走弟擬在開州小住數日視軍情賊蹤如何再定進止公若前進
似不宜遽往衛輝轉落賊後淇縣自山腳至衛河西岸道里似不甚遠倘
能酌調一二軍布紮先斷由衛至鄴北犯之路與滑長相聯絡從此便可
放心在懷衛一隅縱橫兜逐愈倂愈聚此賊或有了期李子和尹杏農等
主守漳衛河之說漳河水淺沙寬無岸自臨清至張秋三百餘里運河無

水亦難堵紮費兵更多執事必亦不深許也琴軒子美等分紮滑長淇縣之議亦非上策並恐趕辦不周然地勢實較緊湊於目前剿局有益無損乞公衡度主持之無論馬步不設圈制徒事追逐能勝賊而必不能滅賊此義甚明能否枉過開州一商或俟蒞滑後弟再前往面請教益特屬幼庵恭近代致區區

三月十九日復尹杏農觀察

頃奉十六日示書所以開益而鼓勵之者至深且摯忠言古誼銘佩曷任守漳運河之說自張捻入直後卽多預陳此議弟正月杪至張秋適接張振軒廉訪書條陳及此特由張秋循河至東昌察度河身淤狹之爲平地實不及丈五之溝漸車之水自張秋至臨清陸路二百三十里河道紆曲三百餘里置守則每營三里卽須百餘營又自臨清至館陶運河水程百五十里自館陶至漳衛合流處約數十里共二百里以每營四里計之亦

須五十營皖漕各軍三十五營東軍約亦三十餘營卽肯通力合作尙少八十營況散錢徧地有將無帥有帥亦未必同心此守運之議難就緒也漳河水淺兩岸多平灘漫沙最礙興築以沙築牆旋築旋塌凡可守之河不論水淺必須岸高而土堅故運河衛河沁河可守而漳河不易守交漳口以上是否無須設防自交漳口下至漳衛合流處按圖約計似不過二百餘里若遣人沿河步算恐不止此敵軍僅六十營必置於無可守之區亦非穩協此守漳之議似可行而實無把握也守漳不成賊必北竄畿疆守運不密賊必東竄而至津門與其畫遠圍不如畫近圍子和中丞前函開漳斷衛鄙人未敢附和至甞賊懷衛鴻章自正月北援時再四審慎而出此議竊幸賢主人尙有同心執事雄才大畧熟習軍情盍不一贊成之賊情雖窘數千精騎盤旋沖突於延封長滑之交步隊固趕不及卽湊合馬隊亦追不滅琴軒子美等頃議排紮於長滑一帶東抵河而西接衛未

知能否辦到而自衛輝淇縣北至山脚度不過數十里再聯紮至衛河邊
費兵似不甚多能否請於和帥趕速布置左帥頃次內黃弟已肅緘商之
善厚齋馬隊月餉務懇再濟數月以全始終之誼

三月二十日復李子和中丞

專弁至浣奉惠書以賊回衛輝復向西南奔竄擬飭各軍聯營排進自東
北兩面步步圍逼如遇形勢可扼地方即便屯紮臨河築牆使不再出再
派隊兜剿蓋籌偉略將來滅賊機宜斷不外是欽佩曷任賊於十五日辰
刻又繞避我軍向東回竄子美少銘跟剿數十里賊又折趨東南盤旋封
邱一帶黃河船隻聞均提歸南岸春水正長朗齋等尾後兜躡子美少銘
遂抄往滑縣與琴軒會議將該三軍排紮長滑之間西抵衛河東至黃河
聯絡布置以扼北竄俟少就緒再抽派馬步進剿日內甫經分段籌辦各
軍游擊既久鍋帳鍬鏃未齊未知能卽辦到否賊之竄路以滑浣開長爲

最寬敝軍相機由此入手賊或乘我布紮未定突出東擾或轉由衛輝淇縣北走查衛淇兩城西至山腳不過數十里水溝甚多東至滑縣道口與敝軍接界亦不過數十里若蒙台端速調二三軍擇要分段趕速堵紮先斷由衛至鄴北犯之路再商抽大隊進內兜剿偪過清化懷慶一帶愈圍愈緊即使窮寇返奔仍不過懷衛三四百里間視去年運防局勢似更湊泊衛郡東南平曠數百里諸軍排進賊騎倏忽旋繞轉瞬落後未必能待我擇地紮營茲琴軒等議就黃運相去百餘里間及時趕辦倖而有成根基已立若不成亦於堵剿大局無損此外計有劉郭張宋程牛方七枝或分兩三枝聯紮淇衛或全調淇衛之交聯營布置數日後牆壕完整再議某軍留守某軍進剿或防剿各半共成大功是在諸將之齊心與麾下及左帥之發蹤指示矣季公已過內黃昨專員賁函奉商但機事不宜遲緩務懇就近諄飭皖豫各統領迅速酌辦儻任賊由淇湯北趨匪惟 聖明

賁備將士亦疲於奔命侍少遲卽進駐滑縣並乞轉飭該地方官籌備芻糧無任感荷

三月二十二日復李子和中丞

二十日肅復一緘旋奉十九日惠示敬承擘畫周詳賊情地勢洞若觀火佩仰無似前函轉達諸將之議就長滑黃運之間排紮是日甫經分布斫紮樹椿賊卽悉銳猛撲各軍調隊堵擊而逆衆卽由滑縣東北圍過矣尊論操之過蹙稍縱卽逝誠極精當侍前亦慮及該逆乘我布紮未定突出東擾周章無術焦灼曷任郭楊潘善各軍立卽拔隊由滑濬循衛河兜進侍前派唐陳騎隊往助中途遇賊小挫陳振邦中槍而殉所部倖全復派盛軍親兵由開州赴內黃夾擊本日逐賊獲勝聞逆蹤循河東北竄走若不得過河西竄將由內黃北趨未必再回延封入我圈套賊專以騎勝遇大山大水卽避漳衛之防猝難就緒卽流入東昌運河無水斷難阻遏終

無歸宿之方朗齋所言似係前數年運河情形也守漳衛運大議須合數省之力侍實不敢主持前已詳復杏農兄藉澈籤覽季帥回鄴後作何區畫秦中渭涇之防未成恐不欲再發難端此次未及晤商殊以爲歉張逆素最狡滑又懲於任賴運東之困上年涇渭之窘故一入清化而卽出一聞長滑樹柵而卽搶過各軍均在衛南此時卽擬防漳運殊趕不及尊處能連派一二大軍緣漳衛北岸兜截翼與敵部併力逐令南竄或東趨畿患庶少紓耳承允協善軍之餉當飭令努力殺賊

三月二十三日復左爵帥

頃奉二十日湯陰手示敬承一一佑庵鎮軍回營備述盡躬迪吉籌策精詳佩慰無似十九郭楊潘三軍甫在長滑之間分段排紮樹柵該逆適游駛長垣以西聞將被圍卽乘夜猛力來撲黎明後我軍調隊迎擊逆騎於罅隙處突過狡猾已極若稍待三日長牆興工或可圈住弟前慮猝難辦

安賊已逸走不謂如此之速也賊循滑濬直奔東北各軍緊躡使不得逕渡衛河正恐北岸空虛曉夜擄船猝不及弟隨身親兵各營均派往南樂內黃兜截欲赴大名緩不濟急今得大旆由西沿河而上聲威甚壯足伐賊謀而固畿疆感賴曷極連日擒賊及逃出老賊供稱張逆不敢入山並不敢深入懷慶絕路惟戀直東無圩寨平曠之區萬騎可以馳騁衛河自大名以下愈寬愈深向來梟匪來往必須船隻捻人馬俱衆非搭浮橋不行過館冠後本地馬賊勾引難保不在巨鎮馬頭商舶稍多之處搭橋圖竄祇要東西兩岸隊伍尾追彼或無此閒暇聞東軍有紮河西者恐臨時分調又如臨清德州皆有浮橋乘機闖過亦意中事前旂所及伏希加察子美少銘琴軒三軍大隊逐賊而行賊騎我步子少等奔走尤疲卽欲繞過賊前勢有不能但冀賊不渡河在東郡上下縱橫兜擊痛打數仗再看機會蹙賊運東之議東人津人必不願從聞卓見亦以津門及臨清至

張秋乾河爲慮此事須賊情少定再函壽卿與張宋等軍聞今日均由井店追去老湘營殊苦疲乏將來若藉屯紮以休養庶可復振鄙意亦欲請省三軍門出代郭楊稍息但省三尙堅臥鼓輔恐復警耳尊需洋槍子藥已令後路調撥大名存藥帽無多聊應急也另致林委員函飭交

三月二十五日復曾相

月來奔馳倥傯軍牘間有耽擱細察賊情以走自活卽以走疲我遇單弱兵將及馬隊孤行則又縱騎一撲其僥猾過於任柱任好戰猶項張則似劉習三國演義者多詭智雖不足亂天下久延氣候亦攪局也懷衛阻山帶河平坦處僅百餘里卽紮旱牆足以困賊吾宗始似允行敵部由滑濟偪進皖豫各軍乃由內追出琴軒等不得已爲長滑排紮之議十九日甫紮樹椿賊卽全力乘夜冲撲二十日辰刻已圍過賊中云不怕打而怕圍但誰肯棄一塊淨土與之二十三日賊趨東境賭軍兜追暫不得過衛河

其志終欲走京畿以出北口耳朔方擾攘恐無已時惴悚奚似讀致省三書肫摯可興頑懦渠固知北事不易著手東征本屬僥倖也懷衛謀成不待省三而卽滅失此地則無指望儻肯俯就添一游擊健將鴻章亦專臧敦請之左公書問甚懇近知此事仍非擇地圍制不得了局奈四顧旁皇無處下手祇得隨隊尋賊而已直境柴草維艱兵與賊皆取資於民千里無寨所過已如梳篦故民仇兵甚於仇賊久必不堪設想鴻章謂從軍十六年此爲下下籤左公意興甚壯殊可敬佩兩生火候未到總由厯練稍淺望師門時加甄陶當自進益東案保單迄未暇來示謹識彙辦筱兄頃當過謁蘇浙同心餉事亦稍有裨惟兵事不了爲愧少遲當移往東北三月二十八日復左爵帥

弁同奉二十六日手示敬承一一賊前由滑縣沖出時適郭楊潘三軍於前一日甫經分段扼紮相距較遠布置未及驟調未齊賊得從樹椿中猛

衝而過唐陳馬勇中途遇賊力戰小卻以無步隊相依子美帶隊趕至乃擊退聞馬匹所失無多嗣該三軍大隊會追賊又不敢拒戰弟由開派周吳兩軍赴南樂截剿二十三日獲一大勝賊益狂奔入東郭潘等已緊蹙前去賊肯戀戰當可合力痛剿惟子美少銘等自去冬馳逐迄今未息沿途購糧不出饑疲可憫弟已馳緘令其體察軍情或至臨清德州河岸扼紮休養整練與尊旨適符防運河以蹙之津武東臨四屬局勢較去年尤緊惟去年運防七百餘里中有濟甯徐州各湖戴廟黃水漫溢倚水勢以自固故宿遷上至東平賊不敢撲然猶費兵七萬餘人北運河水狹岸低無他借逕自天津至臨清水程已九百二十五里另單附呈自臨清至張秋年年黃水倒灌淤淺成陸又三百餘里鄙意自津至臨清每營七里須一百三十營自臨清至張秋每營四里須七十餘營合之須十萬餘人統計陝豫皖淮會剿之師不過八萬守尙不足何從抽出大枝剿兵東人必

不願從京直各軍亦難相強明知此局辦成賊可望滅非常之舉黎民懼
馮子美琴軒均有函慫恿鴻章未便臆斷敬請卓裁通盤籌度示遵子美
等謂何段最難請力任之則莫如張秋至臨清敝部共六十營實苦不足
又莫如天津物議多而水勢稱名似難實則易也尊論地遠力薄難責堅
守但張遠勢消納冗軍可謂明恕之至似此則不過德州臨清大名東昌
各駐一二大軍賊來截剿賊從上下左近突過不必苛責亦不可奏明防
河字樣蓋運東運西辦防以後 嚴旨將疏防將領正法弟去歲與丁中
丞失和爲違 旨參辦王心安起畔自此更不敢以軍法繩人矣劉程張
宋諸軍稍憩整理最妥賊東趨則非急務若由東而北運河隨處撈船可
渡似宜令各軍擇要急趨攔截如各省將帥願守運河公一提唱鄙人分
任若干或張秋至東昌上下或天津左右於敝軍轉運亦便河防不成少
遲或移大名或駐東昌當再相機進止

四月四日復英西林中丞

台旆至衛郡後意將何指張逆精騎數千飄猾善走非擇地圍制不能收功或謂宜合數省之力分守北運河自張秋至臨清三百餘里年年黃水倒灌頗形淤淺自臨清至天津九百餘里較寬深但地段長則費兵多約須守兵十萬戰兵又二三萬現計各軍仍不敷布左帥謂局勢嫌於疏闊欲於追逐緊湊之際就地掘壕困之但賊騎見兵卽走有隙卽衝萬倖不致到琴軒子美等前擬排紮滑縣長垣百里間甫紮樹椿賊卽突出彼云畏圍不畏打也聞丁中丞願助守運弟方欲赴東昌會商頃聞賊又由東昌以北渡運回竄未知確否貴部步隊共若干營能否助守若干乞速核示賊在東則東昌臨清運河必須守卽竄豫亦須守畫地稍狹布局稍緊若渡衛竄直則須另圖尊意以爲然否

四月五日致英西林中丞

昨復一緘計呈籤照頃行抵莘縣探知賊尙未渡運仍游駛武定一帶敝部郭楊潘三軍早經追往左帥督張宋劉程諸軍初三日可到德州計東北兵力已厚或能扼之使不過津門貴部方牛兩軍不知已往何處弟卽赴東昌以備攔截惟隨身僅周海船吳小軒十數營東軍盡赴東路賊必由東昌臨清回竄執事能否迅督雄師巡往臨清駐扼與敝處勢成犄角以遮蔽西北竄直之路方牛兩將弟卽先行撤調赴臨也

四月十三日致英西林中丞

賊於初五日竄近津門地翁督軍嚴守敝部郭張潘善各軍兼程趕到轉危爲安幸固大局左帥掣劉程張宋諸軍初八九日由靜海東渡賊已折向鹽山慶雲海豐一帶諸軍追急恐又循舊路出東昌弟本擬在東郡略候尊麾會籌布扼迭奉 寄諭催赴前敵調度未敢久淹昨抵德州晤丁穉帥亦以東臨門戶必須趕緊合力布置免再竄越擾及大順廣一帶查

張秋八里廟至東昌一百零三里淤淺最甚東昌至臨清一百二十里河水亦淺總須三里一營另鈔水程單附呈此其大略步算似不甚差也敵軍與東軍均在前敵但與其追逐出東而仍無止境不若就地圍築而或有了期正慮無兵可調適郭子美軍門自滄州來海商令卽帶所部陸軍十五營與吳小軒八營同赴張秋至李海務一帶分段聯紮稚帥允調回東軍二十二營接紮東昌上下再求尊處趕派黃方牛郭等酌抽三十餘營接紮至臨清衛河口各營分段後先布置樹椿哨壘再紮長牆水淺處於營後添紮雙牆壕稚帥允飭地方添起民夫幫工似十日內外根基已立逐加修濬賊難死爭此處封鎖嚴密賊必於臨清以上至天津運河求出路日來河水陡長一丈數尺水面寬至二三十丈聞係漳衛上游山水漲發土人皆稱向來運河發水無如此之大且早者稚翁謂有天助可勝欣幸直境民團多而強現已沿河扼守如果張秋至臨清長牆辦成我等

再商請官崇恩諸帥派京直各軍進扼或調前敵各軍酌抽分布庶有次第琴軒子美已將滄州迤南捷地壩掘開有減河一道通海僅九十里鼎勦兩軍留駐可堵竄津之路又省運防三百餘里矣 中旨屢促就地圍制又恐長圍難成弟與稚翁酌議目前賊已回竄如趕辦不及或甫經興築賊卽乘我未齊死力沖過彼此切勿預先奏明祇有晝夜督催將士民夫趕緊動工臨機應變得守且守得做且做老兄素顧大局勇於任事諒有同心乞賜指示

四月十五日復英西林中丞

弁來接初八日濬縣手示老謀深算洞中機宜曷勝欽佩運河長圍之議前月賊由滑溶竄出時卽詳晰械商季高制軍其時張宋劉程諸將皆集大名若季翁允行卽可酌定分段籌辦尙趕得及季翁雅以追剿爲能不之許也初七日連鎖途次復奏明李某圍制之議地長兵分與比間局勢

不合已據所見據實臧復云云似彼於局勢尙未深悉日來運水大漲稚璜中丞與執事不謀而合慈惠運防季高似亦盡諾而前敵數軍未聞派一來助賊已奄至平原禹城計日卽出東境誠恐趕辦不及而機會難得不能不辦已商請稚翁先督東軍十營赴東昌並益以郭子美吳小軒二十三營協力接紮今早拔隊須十七日抵東屆時未知賊蹤何似若將及運濟或已竄過又須另籌倒守運東想麾下接晤稚翁必可商定大略也雄師游擊定能制勝惟運道太長圍局果成戰兵似不在多而守兵實苦不足似宜通力合作先將河牆聯紮周妥再行抽派勁隊輪番出擊或就近兜剿均易得勢我公全局在胸幸仍相機擇要爲之方牛兩軍是否臨清河西排紮程從周隨左公追剿距賊尙二三百里應否調回暫借防運爲休息潛帥所派姚張步隊四千已抵何處亦備運防之闕均求卓裁賊如蕩過東昌敝部距遠久疲並懇酌派勁旅沿衛緊追攔擊勿任過河

北竄爲惑亟欲面商方略緣北路太空暫駐德州徐察進止

四月十七日復沈幼丹

季重諸務顛預外交全不透澈陰事阻撓庸人庸福西顧增憂鐵廠機器
是否購商卽船中需用百物亦應由彼國定購人慮成船之難弟尤慮將
來駕駛得用之難也中土創始之難更慮守成推廣之難也捻氛少靖願
受一船埠頭信今而待後其許之否任柱賴汶光總擾一年齒危髮禿不
意張總愚又自秦晉東竄萬騎平原颺疾如風以走自活卽以走疲我各
省精兵健將遽集於此三月以來求一痛戰而不可得諸葛公提偏師從
諸將後到處尋賊吾謂非計夏秋黃運盛漲若不鈔襲舊稿急圖圍築賊
不西入晉卽北出口耳其免於九節度之潰者幾希但天旣滅東捻則西
賊無久延之理似又可預券者

四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廷旨責成鴻章督剿 召用省三甚急三月間曾兩致手書屬與彼至好
之路國忠韓殿甲往邀出山日來驛報梗滯未知已否啓行昨又奏請
敕下尊處檄催乞專弁強要之其舊部得力馬勇聞多散歸並懇籌解萬
金以資其行騎將陳振邦前在滑縣陣歿馬隊並未大損暫交周海航代
統隨轅訓練銘軍步隊調赴張秋東昌丁壽昌想已督令先行諸將爲追
逐所苦累月不得一戰僅翦零賊邊馬何濟於事皆求鈔襲舊稿趕辦運
防丁英崇諸帥合力慫恿左公似亦畫諾琴軒少銘正在布紮滄州減河
子美小軒與東皖各軍聯紮張秋至臨清尙未竣工自臨清至滄州六百
餘里無此兵力幸有兩助一河水盛漲一丈三四尺爲向來所無一河西
團勇聯絡堵禦已請秀相令振軒前來督辦牆工再於東岸多派巡兵賊
尙游突腹地或可少待成議張秋黃水一至礮船可直達天津務乞諭催
昌歧帶數營水師來張秋等候以示吾師拱衛 神京之重而鴻章得助

多矣明日擬帶隊赴滄州沿河巡護少遲仍回德州

致左爵帥

寄示英中丞書弟亦兩接彼信請辦運防以制賊當卽復請派兵接紮東軍地段上至臨清而西翁十七日自臨來函擬將方牛兩軍帶至東昌迎剿諒與丁稚帥晤商後當已定議迄今未接西稚二公到東以後如何分段扼紮之信迭奉 廷旨責令嚴防東運諒亦無所游移推諉也爾邸力闢長圍之說情形似多隔膜仍令我輩酌度妥辦旣防運則仍不得不紮牆不得不分兵矣賊蹤游駛滄南鹽樂其志非闖津門卽撲運河琴軒來函滄州減河牆工已有八分惟下游通海口一帶無隄水出散漫其淺可涉須費人力崇帥尙未派兵接紮弟擬日內循河前往一察減河形勢聞尊麾已往南皮截剿途次若得傾蓋一譚斯爲至幸自捷地上溯臨清西岸尊意如何布置民團可用但須勸築長牆間段以弁兵協守客軍固無

可抽主兵又不肯派且兵民漸相爲仇難以雜處昨緘請秀相派張廉訪前來聯絡未知振軒果卽來否鄙見水勢如此礮船頗可得力欲請黃昌歧帶數營水師至張秋俟黃水大漲駛入侯相卽可允行亦須五六月間賊能不出圈套屆時應有辦法游兵當時時緊顧河岸公必已切屬之四月二十四日復張振軒廉訪

頃奉二十二日惠覆欣悉捧檄遄征可謂深知緩急醕邸忽以長圍爲不然而又定限一月滅賊不知何從滅起鄙人既定河防抽替進剿之議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計滄州滅河工程已有八分二十二日賊至河岸一望而走張秋至臨清正在興築月杪必漸就緒賊卽回撲亦竄不過張逆云不怕打而怕圍河水一兩丈再有長牆丈五尺足扼逆魄天人交助而老弟與歐陽觀察又稟爵相之命翩然來征何多助也昨又檄李茂齋兄逢春先從景州勸起過景時卽與商辦此事非雷厲風行不能尅期集事民

情可用官氣太疲尤須擇尤嚴劾人言不畏參撤實誑汝也辦事之人視
官必輕不辦事之人視官必重秀相多年疆寄當看得透勿存絲毫姑息
則事舉矣紳准獎而民許事竣蠲緩二三分錢糧必易踴躍但望平賊
國家豈惜此得不償失之費耶吾弟必要放膽做去兄與秀相敢代擔承
隨護兵勇六營聊資聲勢禦賊不足馭民有餘樹三營宜暫緩調緣丁英
二帥派淮軍自東昌紮至張秋百餘里僅武毅親兵樹字共二十六營河
尚淺涸每營幾及四里敝部無從籌替須俟黃水漲入再調兄現帶盛軍
赴滄河察勘與琴軒少銘等籌商如賊西竄再回德州途次計可一晤
四月二十八日復左爵帥

今早捷地瀕行得二十六日手示敬承一一當卽督隊趨行百二十里駐
東光明午可抵桑園卽在該處暫紮聞賊氛擾及恩縣計必先撲東昌上
下次及臨清以北尊處如有確報隨時飛示弟至此間始就近發探也途

次連接雅璜西林子美等來書自東昌南至張秋河口派淮軍二十六營分紮東昌上至臨清東皖各營分紮日來淮東分段牆工計將就緒惟西林二十三日函稱須候程文炳軍至乃可興築須閏月中旬方有眉目等語西翁所部尙多雖據稱已派郭運昌牛師韓赴高唐游擊遮護運防而其隨身有方長善黃秉鈞及無名小卒計尙不少僅分六十餘里似可略敷彼沾沾以游擊自命又屢倡圍築之議此次稍認防地謂由鄙人諄託暫爲俯允且所認魏家灣以上前專弁往探衛河倒灌尙有六七尺水猶艱難若此若東昌以下無水之河必更卻步卽此可概其志趣矣從周昨來請示批令由公指揮賊果逕趨臨清或令程軍緊躡前去與爲牽制其應派防與否未敢獨斷壽卿朗高祝三久勞於外殊可憫念目下敵部防段工程未密暫難抽調少遲當令子美琴軒換出追剿省三復出恐在夏末秋初也滄州至泊頭民團已築矮牆現檄景吳東光趕緊接築振軒廉

訪稟稱二十五日自省啓行卽至景德當以尊議商之東光李令而稱民情尙可踴躍弟曾有事竣紳給優獎民酌蠲緩之約將來桑園上至臨清亦須接辦民力難齊又無官兵監護終恐誤事賊急圖竄迫不可待尤深惴慮大抵議事易而成事難會銜一疏似宜俟有成局再上蓋乞兵於內勢有不行祇可我行我法以待機會賊蹤尙遠當再赴吳橋謁商

四月二十九日復英西林中丞

途次迭奉十九二十三二十五日惠書敬審籌辦運防督工迅速佩慰無量弟前因賊蹤北趨慮滄州減河牆工未竣致有竄越二十四日帶盛軍遄往策應及抵連鎖聞賊已擊退便往察勘捷地至海濱百四十里濬河築圍已竟鼎勦兩軍勞勩倍至此次逆志銳趨津門臨河而返著有明效弟卽回軍德州矣礮船二十五六日由張秋北來據稱東臨一帶長牆均有眉目賊擾夏津清平等處貴防必可穩固方黃等人數雖單有牛郭等

遊兵遮護無誤工作計當刻期蒞事張秋開壩後黃水灌入亦是一助乞公就現兵督催之程從周來見詢知該軍弁勇久閒思戰適得手示有以程郭牛三軍並力追剿之意左帥面稱程軍不宜再調臨防弟卽令從周速往與牛郭合隊痛剿爲皖軍游擊一大枝張宋劉爲一大枝牽綴賊勢使不得暢意撲運似於大局有裨而於尊旨亦無刺謬北路運河水深丈餘西岸各州縣防河團勇聲勢甚盛客軍本不相習直軍又苦無多崇地翁派鄭鰲峯劉祺等守至泊順弟又商請官相派張振軒廉訪帶數營前來督辦長牆日來漸次興工游擊各軍再循東岸來往跟追似暫無慮聞月一日復左爵帥

五鼓奉朔日申刻緘咨敬承一一賊因我以爲趨向指派地方原屬滯相尊議視賊所趨隨時隨地分攔頭尾追橫截三枝由諸將自行商會事理較切惟賊之盤旋飄忽見兵卽走瞬息變幻往往不能如人意所欲出懸

擬此著相機爲之仍是分路排進之局但軍行遲速後先難得畫一又每
晚依村住宿須趁大莊卽同行同止亦有參差理也勢也諸軍齊心約會
併力猛幹早遲或得好仗敵部爲滅河東昌牆工所羈急難拔出又無他
人肯替捫湊一枝游軍恐須中旬以後焦煎無似五月以後天熱黍長慮
生他變目前兵力又未能齊鄙意猶疑劉張宋等久追疲乏不易及賊也
程文炳由陵縣進果得接仗否尊疏每言賊可卽滅不卽滅則 朝廷必
謾罵將帥之不盡力似宜少參活筆德州軍火絲毫無存可由張秋局借
領否

閏月二日復丁稚璜中丞

奉二十二日惠書敬審籌防慎密布置周詳曷任欽佩前此賊忽由博平
折回天奪其魄假我成功二十二日張秋開壩後運水陡增數尺長牆甫
立而賊又至弟懸揣其無能爲茲報已由高唐狂走禹城臨邑一帶想見

百雉巍然足扼逆魄第二十四日馳往滄州減河察看形勢琴軒紹銘正在開濬減河下游通海之路賊二十二日一撲不動卽行回竄經此工程更臻周密擬商之崇帥添撥數營協同勦軍駐守而調鼎軍與子美合隊游擊子美防段幸銘軍卽來暫可接替段小湖函稱漕標張從龍四千人卽日抵東請留東昌接守至李海務東軍收紮專守東昌以北分地淮軍卽自李海務以南接守敝處可以銘營替出武毅慶軍出而游擊藉可策應德州以北運防計誠善也子青同年本有函託弟調遣其軍但恐驛遞梗阻可亟卽由執事挈列敝銜咨行飭遵一面轉屬子美小湖酌辦醕邸疏闢長圍之議似爲神機營不肯遠防運西而發 廷旨固自分明仍令鴻章等酌奪辦理續奉 諭旨亦有就運東圍制之議此固不煩言而解也直軍固無多迭商秀相但令張振軒帶數營前來督辦沿運團防弟又派李茂齋赴景吳東光勸民練趕築長牆日來次弟興工民情大爲可用

河水深丈餘渡船亦已提盡游兵緊追賊難飛渡弟擬仍添調礮船入河內分巡東境瀕河德州武城恩縣夏津西岸敬祈飭屬一體聯築爲幸左帥在桑園晤商甚相投契知注並及

閏月三日復左爵帥

陵縣探報初二日賊在臨邑沙河莊等處未動今必遠颺昨派散處親軍周海齡兄弟馬步十餘營由陵縣橫出今早過陵城東去未知果追及否西林中丞來咨頗怪程文炳不卽應調幸已赴前敵免起爭端程今日從苦水鋪往曲履店一帶去賊更遠矣聞賊中多擄布袋必欲蕞沙搶渡或運或黃未知所向黃流洪急非蕞沙能壅可慮仍是運河弟已行知各處一體防備振軒已至景州督團修牆尙爲踴躍弟昨坐礮船沂河來德見有興工者是好氣機運水日落二三寸尙有一丈三尺黃衛兩源下灌久晴當不過涸若常得陰雨則漸旺矣攔頭橫擊尾截自是妙諦往時在前

接仗在後者隨行而不及賊似由未能齊心約會亦人力緩急稍差或前者遇賊知會後隊趕到而賊已逸去責令諸將自相約法臨敵應變可得一當去冬敵軍瀾河之役殲賊幾盡劉郭楊三將齊進猛上適界兩河泥窪之交故人和地利須兼有之內意覩賊易與當局豈敢畏難惟無十分把握似未宜輕出諸口緣恃厚愛乃敢贅陳弟春間縱馬張秋北岸平沙無垠可容萬騎縱橫來去地勢實非迫促然數月來賊騎未敢近張秋三十里內猶避兩河之交也津門米石已到若干少遲卽咨請轉飭夏觀察撥解

閏月五日復英西林中丞

程從周初一日已拔赴前敵弟前已陳明巔末卽係曲爲調停左帥尙以該軍進剿爲然希勿誤怪臨清北至滄州六百餘里運防專恃民團聯紫長牆未卜何時始可就緒振軒廉訪來晤僅帶練軍兩營於事無濟前屢

接尊函亦以北防空虛爲慮賊在腹地 廷旨督戰甚急劉壽卿張朗齋
宋祝三等軍與賊相持季帥謂該將等未告疲乏正須追剿卽加之皖軍
郭程牛游擊之師尙非甚多礙難抽調敵部爲滄州減河東昌南路要防
所牽暫無抽替之人昨因賊趨陵縣不得已令周海船兄弟所部就近截
擊而德州隨身僅親兵一營竭蹶可想現擬銘軍調到替出子美小軒兩
軍出剿聞省三已至沛甯未知確否省三若來則子美等可暫緩出矣聞
東昌上下東淮各軍地長力單正擬請調張從龍三千人替東軍所守魏
家灣以下二十里東軍卽縮守至東昌以南之李海務淮軍卽從李海務
接守至張秋八里廟如此則東軍少守八里淮軍少守十二里以銘營替
郭吳兩軍尙不十分爲難而張從龍仍可歸麾下就近調遣昨甯函請丁
稚翁與台端商辦茲因臨清以北運防太空關係甚大別無可調之兵子
青漕帥函請酌調張軍赴北路旣願畿輔亦爲彼桑梓捍衛用敢不揣冒

味咨商麾下卽飭張從龍北來弟酌令專傍運東巡護如尊意堅不肯允則請飭令接紮臨清以上武城故城一帶與團練相輔究勝於空虛無備老兄素顧大局敬乞酌辦示復爲幸

閏月七日致左爵帥

頃准初六日大咨據李委員東瀛稟稱初六日未刻賊竄梁家集連鎮等處沿途搶掠板片正在過河請飛調水師加派步隊馳赴河西堵扼等語聞之殊爲焦急弟於初四日已派楚軍丁鎮長春帶健捷營礮船十四號赴連鎮上下巡防連日風色不順聞丁鎮初五日已至桑園初六日計抵連鎮賊若該處圖竄當可相機攔擊昨晚因賊又東趨添派鼎營水師徐提督道奎舢板前往今日當過桑園頃又加函飛催前進矣敝處隨身步隊僅周鎮盛字九營初二日派往陵縣攔剿初四日已與劉張宋各軍會合追賊北去未知已抵何處昨專馬往探過陵縣東境爲賊游氛所阻不

得過去賊果直撲運河各軍必緊追其後此時卽加檄調萬趕不及亦行不到德州祇有親兵二營斷不足禦大敵務祈我公就近派隊要截或請大憲先督親軍九營馳赴河西堵扼一面察酌情形無論劉張宋已抵何處飛檄攔剿如賊未過河卽循運岸緊兜如已過河卽赴西岸扼截弟候探確賊信再飛調子美琴軒各軍繼進是否有當乞卓裁

閏月八日致左爵帥

昨接周鎮專弁稟稱初四日追過德平恐賊折而西趨圖撲運河初五日改發甯津初六日抵連鎖桑園之交暫駐待賊回邀擊等語知係民間誤認有此謠傳惟連鎖實西北扼要之區形勢最好大憲移駐修築壁壘左右策應兼就運河糧路使西岸團勇築牆協守沿河礮船有所依護一舉而數善備欽服無量徐提督舳四板船均甚得力可就近指揮之丁鎮長春係鄂中水師借用者亦頗勤能今日接恩露圃復信允派兩營馬隊進

紫東光河西馬頭下口兩處聊資聲援運防雖係雜湊而出究由河水與長牆得力現檄德州至臨清西岸官紳一律接辦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景滄一帶既踴躍興工有倡始者不患下游之不善其終也不主官辦事較酌給賞犒其義甚正去冬東境黃河北岸築牆九百里亦係民捐民辦有例可循將來貴軍策應連鎮上下敵部卽策應武城上下賊近河時東岸邀截視西岸呆守尤爲得勢卓見以爲如何崇地翁已派余承恩劉景芳協守減河可騰出潘琴軒一軍游擊日內南下將過連鎮弟已飭周鎮盛軍先回德州矣前敵諸將日來尙無稟報但據陵縣探稱連獲大勝未知賊蹤又竄何處臨清探稟陳慶雲帶馬步萬餘過境沿途仍廣募游手傳言尋衅開仗此人舉動抑何離索當嚴備之

復英西林中丞

水師北來面詢貴防牆濠布置較東軍尤整自由大猷親督加工所致魏

家灣以下河水本源若調到皖軍礮船分段巡泊足補陸師之不逮黃方兩軍守此六十餘里似可勉爲賊近時則程郭牛三軍必卽回顧內有守軍外有游擊祇須將弁平時勤勞修築多設險阻賊斷不能竄越麾下洞悉機要幸勿河漢斯言臨清北至德州河路三百餘里陸路僅百八十里東直主人均置不問一隙關乎全局弟與兄似不可不問昨已檄各官紳接築長牆並請官相丁中丞各派員督催諒當刻期興辦西岸團衆洶洶客軍恐難相習張從龍三千人若派駐武城夏津等處責令嚴明約束勤加巡哨賊近則沿河攔護將來黃軍門水師調來弟再派礮船二三營上下梭巡或可遮攔竄路且執事旣駐臨清必慮賊由臨清以北竄逸而張從龍仍可就近調遣似兩得之計也仍乞酌裁兼顧爲荷北路自連鎮至蘆尚無防兵幸民團築牆踴躍不日告成左帥已帶親軍駐連鎮東岸弟又令丁鎮徐提督水師來往巡護當可無虞各軍追剿商河樂陵等處據

陵縣報迭獲大勝賊勢已蹙未知確否陳慶雲擁衆萬人意將何向望詢明見示筱塢頃已抵營知念並及

復英西林中丞

弟初不知貴方兩軍僅五千八百人既經分段築牆謂可敷衍守局勻出張從龍一軍兼顧武城一帶實於西北全局有裨故一再言之茲尊處添張軍仍派每營四里則力非有餘應請轉飭張提軍暫留協守凱臣所部到時務祈替出漕軍令赴武故交界夾馬營東岸一帶巡扼蓋兵力足應在運西分段聯紮兵力不足祇可於運東靠岸游護賊騎飄忽東岸更有遠勢去年守運時每於河東紮小壘附近數十里賊不敢望其明證也直省練軍本不得力又四分五裂神機營官崇諸帥互相指調或東或西今陳濟清劉景芳在津鄭鰲峯在河間唐義渠在保定弟迭函官相請撥協防但以無軍可調見復振軒所帶兩營尙係雜湊於事何濟醕邸初不以

長圍爲然恐京營遠出遂無敢請調京兵者弟婉商恩露圖侍郎始允派馬隊兩營進紮東光之馬頭下口其餘尙分屯子牙河以北也 廷諭屢以運西防務責成左官崇三帥乃諸公專打空心把什弟本任剿事原可不管防務若真不管賊必肆竄畿輔於心何忍然力量止此東塗西抹恐一隙之疏致誤全局焦灼無似昨聞銘營北來檄令替出子美小軒赴德卽閣下先抽淮軍之議明知以少易多但牆濠已成稍單尙無礙事東軍疲散人數多而段落尙短聞牆工矮薄布守多疏乞便中爲稚翁婉言之所謂同舟遇風胡越一心也程從周追賊遠去恐調不來竊謂賊能戰者不過數千均乘馬以步逐騎徒勞罔功現計各起追軍數萬若以二萬數千人專力跟追而於北路德平陵縣東北南皮鹽山西南博平茌平分駐萬餘人賊至則迎擊與防軍爲援護與追師爲夾擊較合隊跟追旣不及賊亦難見仗者差勝左季翁丁稚翁曾有是議麾下以爲然否東軍莫王

皖軍程郭牛各爲一枝似應探便分任一路敵部湊出一枝可任陵縣德平一路也劉張宋去賊每二三十里馬步二萬五六千最爲大枝可暫令跟追游擊欲倚以平賊固不逮矣各縣稟報陳慶雲帶馬步萬餘人東來諸傳有尋衅報復之說閱鄧小翁奏自矢忠誠誓平兇逆志氣可嘉奉旨交何人節制調遣未見明文其與敵處無德無怨但能稍講情理極願與爲周旋賊由樂陵甯津忽折而西今日邊馬由吳橋掠德州而南已派周海航追去祈尊處嚴防確探並就近咨會東昌以下各營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九終